



南宗文錄錄

和 16
340
4



利
293
4



南宋文錄錄卷十三

吳江董兆熊元輯

所錢文
有鞠拜

廟一。朝之。定制。確乎。萬世。不易。之。正。典。換。舊。而。新。籩。簋。以。竹。俎。豆。

先。聖。乃。捐。緡。錢。準。式。更。造。幕。掾。君。退。翁。董。其。事。郡。博。士。張。君。

所。自。出。來。牧。吾。邦。戾。我。芹。穎。制。既。不。經。器。又。苦。窳。甚。謂。非。所。以。奉。

俎。豆。之。事。間。之。已。熟。及。其。位。朝。著。則。于。太。常。又。得。夫。同。文。同。軌。之。

分。教。栝。蒼。也。嘗。以。文。公。所。申。明。者。行。栝。蒼。矣。蔡。侯。仲。龍。栝。蒼。人。也。

手。為。檢。會。行。下。郡。縣。學。猶。多。習。陋。識。者。病。之。文。公。釋。奠。儀。雖。已。梓。流。

不。詳。而。頌。諸。四。方。文。公。申。乞。改。正。天。稟。曰。俞。文。公。移。帥。長。沙。有。司。

跪。起。之。節。請。諸。朝。而。行。之。及。守。南。康。稟。命。于。天。子。下。之。禮。官。討。論。

文。廟。禮。器。記。同。安。縣。學。釋。奠。嘗。欲。攷。籩。豆。簋。簠。之。制。登。降。

以木簠簋爵坩鬯洗之屬悉以錫代銅聲律具審度數具精丁祭
張君師諸生舉文公釋奠儀而行事焉既正其器又正其禮祀事
孔明洋洋在上若親周旋于杏壇之間張君謂余嘗受教于文公
命之記文蔚竊惟先師文公于夫子之道終其身孳孳焉故于尊
事夫子之禮終其身拳焉躋豆之事登降上末爾所以歷攷
備述而不遺者非肩也理無精粗小子之洒掃應對存下學上達
之道存孩提之變親敬長有治國平天下之道寓釋奠之為禮也
小子之洒掃應對云乎哉釋奠之為尊夫子之道寓釋奠之為禮也
云乎哉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道外無器器外無道以天地萬
物之理而立聲明度數之制器之用乃道之行究聲明度數之制
以會天地萬物之理器之通乃道之悟體用一原在人默識因尊
事夫子之理而有得于夫子之道則下學上達治國平天下其全
體大用當不誣于仰鑽瞻忽間矣是文公先生所望于後學之深
意也

始得山橋隱居記

王埜

金華山峙州城之北屹若屏障所謂長山者是也山之可游者左
赤松右智者三洞居其西北洞之勝聞于天下山之水緣澗而出
者赤松智者二源然皆無緣絕奇偉之觀惟徐公湖居北山之峯
絕頂水分兩派而下其瀉乎山之陽者由山橋而達于谿其注乎
山之陰者由鹿田而入冰壺洞杳默險怪水懸穴中穿雙龍洞而
出臨者股立山橋一澗奔崖轉壑如紳如練乍分乍合者凡數處
蓋其地之勝不特水也自潛岳寺緣澗登山可十里兩巖對峙于
千仞之衰斂巖怪石層見突出如鬪如揖如劃如闕而懸瀑當其
中橫槎渡澗疊石梯山回首南望則山川城郭極目千里為吾鄉
登覽之冠嘉泰間郡守曹公卓嘗亭其上歲久而圯余自建安歸
過而樂之欲謀隙地為書堂因尋二仙遺迹將由鹿田過山橋望
兩巖間有竹一坡竹外有石一拳意其中必有佳處涉澗而觀之
澗多亂石水蛇行斗折或泓或激夾岸林樾幽蔭森爽其東即竹

坡也竹中巨石林立錯若置碁其極大者有二一臥坡上如垂鵬翼一跨竹外如負鼇背二石夾河兩崖之間仰視巖巔崖壁蒼峭岫木蒼蔚誇奇競秀殆不可狀竹外則瀑泉瀉其右支流會其左崢嶸噴薄細若操琴壯若奔雷水激風生凜乎不可久立坡上者俯瞰羣山之頂下視飛鳥之背天日清明直南數百里之山若開圖畫雙谿蜿蜒城郭環繞樓觀隱見于杳靄之中塔寺參差于蒼茫之外縈青繚白上與天際如凌倒景俯塵寰也此二石之勝雖三洞不能兼其美赤松智者風斯下矣山舊為胡氏業以余愛之遂舉以買明年春始往度其地將結廬築亭為游息之所大抵游之曠而敞者無窈窕之趣奧而邃者乏軒豁之觀兼而有之惟茲山為然顧不為吾郡之甲歟

呂東萊讀書堂記

謝夢生

同年章君君保治餘不考一書矣志確而眾信操潔而吏莊慮深而弊剗事約而用裕俗利刑清遠慕邇悅矣迺以其書來曰台之

長民也以道非長之以令也組銅章袖蒲璧環雁而登其民曰樂而征汝穀而斂汝期而奔走汝訟而予奪汝民無敢不聽斯長之以令爾而遂以聲色之化為最嗟夫愧矣縣北行數里有山曰石壁壁之旁有寺曰慈相舊傳東萊呂先生與南澗韓公讀書于此公餘來款爾汝雪納煙樵聽說百年事寺之前嶂合屏環亭空澗落有指而顧余曰今之檳眠鳥止呼為埜橋者先生遲月分茗所憇也寺之西淨林墮穉暗響流淙又指而顧曰今之蔭清影寂茂而竹居者先生訂文勒古所寄也寺之中巖空瀑怒瀉為半蟾又指而顧曰今之斲崖吐月瀦為靈泉者先生靈泉疏中所品也蓋呂韓壻也來甥館陪翁履榻禪盧儒編梵卷浩論極妍至今寒光逸賞猶照人也迺攷邑羨即舊間挹靈泉而敞三楹焉扁曰東萊讀書之堂庶幾以道長人者少進焉夫治百里不自貴其有以長民新一堂乃自慰其所以為長斯不以長為悅而知長之者之義矣道不在是邪按書院有賜大丞相肅國公嘗公其教于金華茲

書堂有奉君復崇其教于餘不則由上以觀四國者麗澤之一道
而問文也由下以勸千室者斯堂之協義而同歸也餘不之長長
也哉君名鑑君係其字云嘉熙戊戌中秋日奉議郎行國子錄謝
夢生撰

溧陽縣除妖記

陸子適

天地之間有至正之氣則為陽剛為醕厚為正直為聰明有至邪
之氣則為陰險為浮薄為妖妄為昏愚在昔義畫八卦禹鑄九鼎
孔子作春秋繫周易益以翊是正闢是邪也然則握禍福之柄于
冥冥中者又可以邪而紊夫正歟子適誠庸疎不能趨近時好聞
古之人有毀淫祠者有擊蛇妖者有遏聖水者心誠慕之及為此
邑條制紊而無統民情惑而未解詳攷精索則皆以淫祠之鬼依
附假託習熟間見牢不可破而致然自夫白雲魔教之滋也雄據
阡陌豪奪民業銜辛茹毒罔所訴理彼獨偃然自肆寸絲粒粟不
入公上民或赴訴則賦吏鬻證反為所誣根深蒂固歲月滋久若

禽獸異類然視法禁如無也自夫厲鬼妖祀之橫也疾疫游興民
多夭折辟去藥餌拒絕姻好惟巫覡之為聽祈祝未竟其人已死
然且曰齋潔有未至誠敬有未孚益致力於神趨死如歸焉自夫
五福殤鬼之暴也禮遜盡忘乖爭成俗民有私憾之神告焉法用
雞雁血刃加諸槃水之上鬼降則刃躍歆其血而之所欲甘心者
曰吾得請于神矣枯致之獄欣然稱不冤自謂死為神之徒民生
不幸未有甚于此者此三者實陰險浮薄妖妄昏愚之大者也子
適奉天子命司民社稷三者鬼何為者齟齬吾政賊吾赤子較之淫
祠蛇妖聖水其害彌甚夫妖從人興妖不自作魔教之妖人之奉
鬼者也厲鬼殤鬼之妖鬼之害人者也人之奉鬼其責在人鬼之
害人其罪在鬼在人在者當易其習在鬼者當除其根歲在己卯先
疆域之習魔教者奪民業則正而歸之不輸賤則均而取之囂頑
之俗革于一旦黨與之眾散于反掌此所謂易其習也獸貌鬼質
自聖僭王侑會土神峻宇高位者撤而去之很目露肘翹足揮刃

呼歎命侶偃蹇睚眦者碎而空之此所謂除其根也自時厥後
 役得其平疾疢不復作殺傷者幾絕于斯是邑之直獄日以清而
 者心腹膏肓之害一朝盡除然後陽剛醇厚正聰明之氣勃然
 而生矣方子適之正是三者人皆為子適危之子適自念身受之
 于天學稟之于師豈可為愚鬼居及其成也民皆歎曰令尹變我
 使我披雲霧而觀青天阡陌之上罔非良民聞之化為樂土
 子適所以粗能伸其志仕于斯邑者蓋基于此乃記其顛末庶來
 者有攷焉嘉定十三年記

三鉅公祠記

建炎時巡留蹕吳會故淮左為畿甸藩翰高郵為淮右心膂審仲
 縮察虛實者必盡心焉方張忠獻越江督師憑高寄懷有鷹揚徐
 鄆電掃雲朔之志今瞻衮衮則公徙倚之地也韓忠武岳黠寇之
 酉殄偽劉之兵域土峙糧今郡城則公版築之遺也岳忠武親援
 丈矛虎視一方去郭數十井土各三塚則公結寨之地也歲遷時

改烝嘗乏處徒使孤臣憤士想義概于凍雲淒雨之餘墨客騷流
 索遺蹟于秋艸斷煙之外非曠闕歟假守是邦越明年寶慶改
 元得地于郡廨之西雉艸築祠以厲民志未幾移節去郡于是委
 其役于郡僉王君渭老丁亥三月告成客或諗之曰夫三鉅公皆
 銳志中原者也然攷南北兵力之堅脆酌六朝機事之失得則離
 合大勢類非征誅所能奠也桷曰不然金寇海陬之小醜耳崛起
 而攘中原二帝四王之統衣裳禮典之舊彼固不敢安于所有也
 始卑偽楚再卑偽齊當是時我之國勢方植而未固將才方練而
 未梟兵實方充而未勁也故難與爭鋒二十年間寇益厭兵圖安
 棲大河之南已還我之故疆將兵驚擊爭奮百死不卻合我師驚
 擊爭奮之勢乘寇人厭兵圖安之心中原可折箠而定也故和者
 彼之願欲戰者我之事機黜羣策以請和舍我事鉅公之願
 欲是自誤而已耳此陵谷有變遷日月有虧合三鉅公之心未始
 一日而銷歇也

雷為激電歟或為干將為巨闕以戡撐犁之首歟為枉矢為欃槍以射參晉之墟歟不然則騎箕天上決銀河以洗甲兵歟俎豆于環堵之宮是殆鳳皇去而泣梧桐之棲歟然則死而不滅者公之志于國也公也抑人心之天也不可以不揭也

咸若亭記

李昂英

人與物林林然宇宙間氣之正偏性之靈冥物不得同于人如其肖形然而同一生意天生聖人所以厚羣生使各安其受于天者然後無負于天之付託我者每歲誕彌日郡國臣子既瓣香祝萬壽于佛老氏之宮必籠禽而林之盤魚而谿之端笏如植視其翬翬而高洋洋而深乃再拜而退筌者羅者爭前期生致而供官之須是猶獄無罪之民徐脫釋以恩之亦稍頓挫困矣終不若此不放彼不捕之適其性也三代而後以好生之德仁其國無如朝禁翠飾罷蜂貢放洛鯉止庖羔見蟲蟻而避卻鶉兔之進列聖

之心即天心也今天子聰明神董而不殺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皆在聖德包涵中翔走蠶蟻之微孰有出此心天地之外蓋無一物不得其所初不待一日之間縱舍百千萬億以示小惠故典治襲久謂不如是非所以歸美報上也故莫之敢改世以是為尊君一事則揭虔之地崇大為宜端之放生享舊不專設始即送迎驛又遷之僧屠麻僅扁之寄州枵然大守臣類窘于支吾姑湫編簡陋之仍雪章侯莅鎮垢刷蠹剔儉其出勤其積再踰年而後有羨力事無如此重且亟者亟瀕江經營焉七星巖秀鬱岫奇為一郡最勝處若屏障其後役起重陽而落之臘題曰咸若謂萬物無不蒙被帝澤非止斯亭歲所放者也做振華壯簪紳雍容旅進退與吏堵立其旁粹風雨有所蔽潛龍藩體貌始稱亭雖三閭而關繫大法當得書雖然君子仁民而愛物愛出于仁而民又先乎物者也夫子恐廢焚傷人而馬不問非怒然于物者齊宣不忍一牛而百姓不見係則所厚者薄矣人主履大寶位推行天地曰生之大德

二千石分土而治所以流布此德也物吾與且慟然全護況民吾
同胞乎毋冤繫如籠閉毋橫斂如竭澤毋暴政逞威怒空其室廬
離散其妻子如覆巢毀卵飢溺猶已手拊息噓使仰事俯育熙熙
怡怡安樂之而不自知環千里皆放生亭詎止一林之棲尺水之
泳而已哉必如是始無媿于受而為牧之寄侯于仕學優念此已
熟其勉潤澤之侯名勵為端平朝士淳祐九年二月既望

程剛愍公祠記

李伯玉

聖上端平初元彰善癉惡微顯闡幽以剛愍程公死節靖康忠義
彪炳特官其曾孫東明年郡守林君果俾郡博士徐君堯章設公
祠學宮而以其四世孫及典奉蒸嘗蓋十有五年矣東謂伯玉益
為之記伯玉聞之死生之變亦大矣志士仁人寔舍生取義殺身
成仁者所欲有甚于生所愛有大于身也靖康之難天地磔裂日
月晦蝕忠臣義士捐軀效死者前後相望故神師中楊可勝王彥
劉緇蔣興祖高師且死于戰張確趙伯臻張彥適韓總單孝忠賈

直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諤張湛于潛沈敦張行中郝仲連父
子死于守王稟李邈張克戩郭許朱克恭死于義姚友仲何慶彥
劉延慶光國陳福死于兵張忠文叔夜以不食其粟死劉忠顯韜
以不仕北庭死李熙靖孫逢以不從偽命死蔣宣李福以謀脫君
父死以至黃經一內臣徐揆一太學生竇鑒一從事使臣或以望
闕不去死或以上書責酋死或以不忍交矢鏃于敵營死而尤大
著明則忠愍李若水節使王履宣贊吳革與梅程安陳四公之事
也龍谿汪公志程公墓謂與梅公謀結兵擣金營劫取二聖范瓊
洩其謀于金金託金帛不如數詰官之在長安者公冒死直前遂
及禍焉自當時言之公等身膏斧鑕而時雍秉哲儔及之輩雖美
官一死一生而榮悴判生者信得計矣曾幾何時而善惡昭白誅
賞大明彼偷生浮榮何啻朝菌暮舜而遺臭史傳與羿泥等若公
之精忠大節昭揭宇宙雖世之相後百有餘歲天子寢其忠邦人
慕其義尸而祝之社而祀之過其下者屏營太息凜乎如生存也

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善惡惡藏于神明之舍如明鑑不可亂
妍醜權衡不可欺輕重彼亂臣賊子豈獨無是心哉變惡相攻情
偽相惑前有勢利之誘後有患難之驅遂乃陷溺而喪其本心焉
逮夫歲月逾邁情偽寂寥其昭昭靈靈者殆不可泯于以見秉彝
好德之真不由生而存不隨死而亾也且二氣五行之運何有終
極人以藐焉之身自託于天地之間百年露電生死醉夢如盆盎
蠡蚋興什何限貪夫殉利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憑生宜何擇
哉屈子曰盍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後之謁
公祠者將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己東請以是識牲石而告來者

永和鎮歐陽監丞祠堂記

歐陽守道

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歐陽公死燕山忠襄楊
公死金陵死一爾有異焉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死城故事得
卽祠其所死使命故無所于祠豈惟無所于祠雖有居鄉未之祠
也茲大闕典百十有六年矣公之從孫文龍始得地于惠燈寺之

芻屋之付公之像率宗人俎豆焉時古心先生廬山江侯適守郡
義斯舉也先往相攸而助之費且許記其成文龍以書來請侯願
謂守道曰是非子家事歟子盍記諸守道辭未獲命會有來諭者
言曰公誠死使命歟致命于敵國不我從則死之義也公之往也
吾國則有辭焉寇敵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
以是紓禍且為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城軍民固守不下
公知人心未解卽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為奸臣誤至此若等宜盡
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違使命以死非死
使命也義歎余曰公得死尚何言當崇政殿之問淵聖非決有棄
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
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既詆其說又疆以行大類漢遺狄山
乘障事事不出苻帝而出張湯爾使公竟致使命不死而豈公夙
心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
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也非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

之命也。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宗廟社稷。揚出疆舉地，以與人。曰：有使命，吾為宗廟社稷懼矣。使皆類此。一隸可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為古語有之。為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使所枉皆固守不下。其紆禍不猶愈于割地邪？況不可割，吾前言邪？夫前言忤時，宰意一宜死，知不可顧不得已。為此來，二宜死，固守不下者，何人今搖之，使背國他屬。余何人三宜死，死而兩吾猶萬一覲吾地之存，夫義無定咎，要歸于忠。忠不在小諒，歸于為國公得死，尚何言。既以對諗者，則遂以復江侯。侯曰：是可以記矣。子記諸吾為子書，其額則謹其概曰：公諱珣，字全美，郡之永和。人登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歷仕忠州教授，知杭州鹽官縣。罷起，授南安軍民司錄，以監司薦。如京師，遇國難及出使，進秩朝請，即加將作監丞。有子袞，大而不嗣。紹興中，上錄公大節，官其壻。臨江曾敏恭，故曾為祠于其里之薦福寺。今像則

其從孫文龍從寺識之。其地則半請之官，而求助于鄉人。其堂則惟文龍一力成之。尚謀結屋于其左右，使子孫讀書于中，而奉其祠。故鄉之好義者，亦出力而州家亦頗補其不逮。是可以觀其後矣。嗚呼！公死何地，公像在此。公子為誰？公世有祠，今其地地通達。面大江，停車檣舟，願瞻而哀哀者，尚其念曰：人誰無死。

周七律記

王應麟

七律周莖王之樂也。皇天集大命于我，有周俾拯斯民于塗炭。王乃仗旌秉鉞，誕將天威，神兵鼓行如雷，如霆弧星枉矢所指，必克固已得直。歲星之王氣，赫上帝之明靈，宸心兢兢，稽揆天道，協月正日，順動六師，矧惟系緒，靈長顯穹，瞻顧培基于帝，嚳后稷之時，鍾慶于太姜，逢公之遠錫，羨發祥匪伊，朝夕播諸馨樂，于以象成數，合馨和其律，凡七五音，翕繹其變，有二循環，無間迭為綱紀。其所以顯一代象成之美，該律呂相生之變，至矣盡矣。古樂湮散，遺音靡存，謹推原聖人制作之本意，而為之記。曰：冲氣坱圠，運乎太

虛物警動盪津溢宇宙人為最靈感發尤甚詠歌嗟歎必寓于物
 懈谷之竹昭華之玉裁為律管以鬯中磬太師合之不外二六典
 同辨之惟曰十二統氣類物旅陽宣氣亦不越乎此而已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弗可加已今而正磬之外復有二變豈故為
 是多端哉凡物之理拘則泥變則通單出曰磬其本固一襟比為
 音比音為樂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變化代興何有窮已詩著四始
 而加以變風變雅作焉樂備六變極于八變九變極焉歌有間歌
 樂有纓樂故曰磬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信其然乎粵若伏
 義作易首紀律法起于黃鐘陽所繇萌變于蕤賓陰所由基舜命
 其臣歌詠七始出納五言二漢律志所載班班可睹然則尚矣况
 于救暴除亂天下之儁功功成作樂王者之盛舉其于聲律得無
 象之然乎方其毒痛既極箏壺後后烏流魚躍竝襲休祥檀車煌
 煌虔奉天討招搖在上順應魁杓順斗極運天關歷吉日協靈辰
 天策成軍用端命于上帝歲臨鶉火直我分野月在天駟叶于農

祥日居析木之津辰次斗柄星緯天龜凡是三者俱位北維顓帝
 所建帝嚳受之以木代水實基蒼籙況玄枵之次姬氏自出建星
 牽牛逢公所憑周分辰馬后稷經緯五位三所合而用之自鶉及
 駟始于張翼周于氏房其列七焉自南極北昉于正午終于正子
 其揆七焉以七而同其數以律而和其聲曰黃鐘曰太蔟曰姑洗
 曰林鐘曰南呂五正聲也而宮商角祉羽絃是以諧曰應鐘曰蕤
 賓二和聲也而變宮變祉絃是而出想夫太師聽宮聲而教詔太
 史抱天時而同車罇師鼓樂而奏凱司馬執律而獻社夾振駟伐
 盛威中國播之總干山立之舞詠之笙宿夜之歌經緯錯綜文以
 五聲發揚蹈厲播以八音聲音動靜之變盡于此矣或謂六韜兵
 證特載五聲大莖立綴止于六成分律而七其義何居抑不思先
 王制樂有正有變州鳩之論始之以六律六間者所以紀其正終
 之以七律七同者所以盡其變杜佑氏通典謂自商而上但有五
 音至周加文莖二聲遂為七音揆觀琴制舊惟五弦少宮少商加

二為七琴書所載起于文正實自周始即小觀大可證非誣故曰如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嗚呼噫嘻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比物飾節者見乎變審一定和者存乎本匪變弗通匪本弗立即夷則畢陳以蕃民則黃鐘布戎以屬六師太蒞布令昭顯文德無射布惠以優柔容民或取諸上宮或取諸下宮蓋律有旋宮之法宮為四聲之綱是惟調合眾樂之宏規統攝羣音之大紀夫豈紛紛云爾哉稽諸秦誓變伐之歲惟十有三年訂以漢唐史志劉歆一行所推麻法是歲在鶉火張十三度師初發以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其度孟津以商麻一月戊午越翌日冬至星在天龍之首二月癸亥陳平牧野甲子味爽會朝清明七律四宮胥起于此景王之鑄無射無乃未究作律之本乎伶鳩之對縷析條陳旨則深矣按其鑄鐘昉乎周景二十三年以經傳校之則魯昭之二十一年春也越明年鐘成至于七音之律以奉五聲若晏子之對景公則前乎此六年子太叔之答趙簡子則後乎

此四載時之先後相去不遠蓋王澤未泯遺聲餘韻人能言之外傳又載楚觀射父之論六律七事釋以天地民四時之務顏師古注漢書七始之說實權輿于此云

赤城書堂記

王應麟

台之宜海其先賢曰赤城先生羅公德業為元祐名臣道義為一鄉師表教思無窮逾二百年清風肅然間者興起舊祠于學猶未特祀邑之宿儒前進士胡君元叔倡率鄉人做古閣塾之制即公游息之地初為書堂合鄉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誨諸鄉評延篤學多間之彥前進士舒君岳祥為之長前進士孫君鈞趙君孟禮胡君三省前太學陳君應嵩劉君莊孫為之錄訓之以孝弟敬遜其規約如藍田麗澤而稽經訂史種學積文以為有用之實於佩濟濟弦誦洋洋鄒魯之風藹如也某間而歎曰美哉教學之意乎古者立教始于鄉仕焉而已者歸教閭里謂之鄉先生上老庶老朝夕坐于塾是為左右師入而事親從兄出而誦詩讀書小而洒

南宋文錄卷十三
十一
掃應對大而明德新民上帝之衷烝民之羣師徒所教之倫豈宰
所降之德少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以禮義興風俗淳成人
小子皆士君子之行也昔有正素歐先生講道睢陽始建學舍文
忠富公文正范公皆游息于斯為一世偉人家法之粹延及後昆
正素子孫若維綸若舜賓舜臣世學相承睢陽遂為四書院之冠
簡策有光焉今宜海耆德鴻生咸克憲慕前哲啟迪後進俾之尊
德性求放心以進于誠明養其原而即理以應事孝弟忠信培其
根而餘力以學文師道立善人多庶幾見睢陽之盛詩云有匪君
子終不可諉兮羅公有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學子其懋哉某病
耄不能文然居相邇他日海瀕為沂泗門人若安定孝友睦婣任
恤如成周之時家稷契而戶曾閔也行其野則冀缺之耨茅容之
耕攸介攸止日多髦士推家之教為天下法將自茲始故樂為之
書

高宗賜宗忠簡公親札碑陰記

黃震

臣震洪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一時風雲際遇之臣相與馳驅艱
難之會凡其羽書往來纖悉洞達無不親灑奎畫推置赤心與之
斟酌可否如家人父子面謀熟議于几席間故能動中事機而其
臣亦感激思奮中興之本特繫于此非尋常從容燕閒留心翰墨
比也故其事定功成或勳臣角巾私第或後嗣追榮先烈莫不珍
其所賜勒之堅珉崇之傑閣以誇示無窮嗚呼盛矣然此猶南渡
後事爾方翠華之未南渡中原尚皆我有則有若故贈觀文殿學
士忠簡宗公實為佐命元勳當高宗以康王出使獨公請無勤北
行虜圍既解獨公請即位南京位號既定又獨公結忠義兵百八
十萬芻及四夷諸國約剋日滅金前後二十五表疏力請車駕還
京師使當是時無從中沮撓之者則金甌無間之天下正自無所
謂南渡又安有南渡後事可誇其為盛如今日者哉然則以公視
諸臣際遇之先後其謨謀關繫之大為何如而雲漢昭回之章最
初粲于公之家者反猶散佚而未之顯豈混一偏安之數不同故

臣子家所遇盛衰之相反亦勢然歟景定五年冬臣震官京口識
 公之五世孫忠翊郎前知光山縣臣有大一日捧復焚香蛻封出
 龍章玉軸者二書相與肅拜敬觀則我高宗戒公速生還虜使及
 宣諭差舟事且曰先忠簡蒙被之真蹟存者僅此爾先父提舉朝
 奉公遺命俾有大模而刻之力不迫者今又二十年而有亦老
 矣所當遵先戒惟謹幸子可以發其意臣震謹案公以不共戴天
 之讎械繫其使乞斬之此為事君盡忠高宗以二聖未還投鼠有
 忌戒勿般此為事父盡孝向若公親在君側斬使釁鼓以出兵公
 固勝任之有餘奈何變興未歸大計未決公即奉詔釋其使八人
 使采葛之讒無由興此為處君臣之際盡義一舉而關繫之大者
 有三越今百三十有九年五世孫如得壽之石是又忠之義孝之
 事且義之久而不忘者也即此而觀推此而往又安知非天運循
 環無往不復而混一之占此其碩果不食者邪于是不勝悲喜之
 交集而記其碑之陰

撫州金谿縣社倉記

黃震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
 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諭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
 合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
 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甚之可慮也余前
 歲負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
 侵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法以十戶為率一戶逃一戶賠
 償逃者愈眾賠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
 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
 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于朝曰法出于
 黃帝堯舜尚當變通法立于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
 而不可為之救弊使法本于先儒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先儒所望
 于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
 便也又為之請于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于減息以濟民王荊公

青苗法亦主于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于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勑于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永代人戶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于六百畝官田之租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于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牟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于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以為怨儻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并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

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閱其始末蓋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于官不鳩粟于眾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為博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周公謹復菴記

牟巖

周公謹以復名其山中之菴間謂余曰歲丁丑吾廬破始去而寓杭燕雀過故墟猶有嚙啣之意況先中丞迨先人三世之墓故在嘗歲一至或再至焉輒彷徨不忍去年益老懼無以自還抱恨沒齒近得吉土先人之塋側儻異時營菴裘遂狐首下從九京志願

畢矣幸為我記復菴新息侯在泊浪蔦影跼跼中臥念從弟少游平生語欲守墳墓稱鄉里不可得今杭視雪為菊近郡公謹歲時展省沃酌不廢已得為馬少游尚何差乎復雖然試為子言之天地之間一氣昆侖而芴薄求之于黃鐘八十一分九寸之管牽牛一丈三尺一寸四分之晷陽九萬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出入之元求其復也豈不在吾方寸中剝爛復反窮而後有復失而後有復君家無極翁曰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復則無不善焉復之初九復之善者也不遠而復何悔之有故曰元吉大之也若乃六三頻復失之屢危矣而猶曰无咎六四獨復力之微難矣而猶曰以從道此其意開人以善自非終迷不復如上六未嘗不致其惓惓公謹僑寄他邦蓋不得當若窮于性分未嘗失也顧或然以遠家事為已闕者誠圖惟厥終使居復菴而日從事于復不以獨復之難自阻必以不遠復之善自期一旦膏車秣馬問復菴之里闔其藩而休于其居圖書無恙雞犬相識忻然以歎曰吾今始真歸矣載瞻

松檟根芽甲于霜露之既降而函活于春雨之既濡喜極而感則又以之怵惕以之焄蒿而悽愴此固吾方寸中之一大復卦也因思夫物潰反原以已屈之氣為方寸中之氣者則非吾所復而得吾之初焉善孰有如此抑余間復善道也亦長道也其未復也順而正以觀其長其既復也順而行以導其長順斯長而亨出入无疾則眉壽無害考終命之福也朋來无咎則子孫逢吉必復其始之祥也余敢自附善頌以落復菴之成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翱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攷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于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艸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眄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

哭之于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
 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溪登岸謁子陵祠懸池
 芻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
 設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
 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
 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滄溟鬱氣薄林木若
 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
 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會歌闋竹石俱碎于是相向
 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懸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
 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暮雪
 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賤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于
 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
 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旣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游之偉余
 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

茲游亦巨偉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矣余嘗欲做太史公
 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
 于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
 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建康府重建貢院記

馮夢得

皇帝嗣位越三年二月初吉詔天下郡國以士來貢若曰宋德當
 天奎聚五緯文明景運自此乎開維茲歲行適合維予一人祇見
 先聖闡道立教聿興斯文維躬用勸維爾多士懋旃于是建康府
 新作貢院成留守大制使觀文馬公以書諭夢得曰維此文闡乾
 道立之紹熙闢之嘉定替之今又四十有五年每茲校比有司取
 具目前猿狙之口侏儒之柱苦蓋口揭謂是則苟而可老屋岌岌
 不任風雨墊隘湫底爽氣弗集笈負而至者外撻內獲僂焉懼實
 躓之及殆非所以使之簸羽翮而吐鏗轟也以吾為守長于斯而
 是之弗慮弗圖毋已闕乎乃鳩工慮材培卑而崇拓隘而廣規畫

塞舉再閱月亟潰于成而人未始知有役國家之賢才自出多士
之氣數攸關可無文字以覺久遠予盍為我記諸夢得嘗攷賓貢
之制自周迄唐其意寢以荒失未嘗不慨古之士貴以口而後世
之士不然也夫賓士以禮而鄉射行焉所謂捐遜而升下而飲其
雍容和衍之氣象何如哉逮至束縛檢約圍棘重重寒無單席如
唐人所云者則偏介已甚于古意無復彷彿矣我朝以儒立國三
歲大比攷其德行道藝之法雖未能純用周制而興賢與能使長
使治其意亦何以異于周六飛渡江王氣聚于東南而金陵首當
其會警蹕駐焉地載神氣風靈流形采芑新田潤澤豐美是開中
興以來無窮之用聖天子垂意文治烝我髦峻制詔一下遐不作
人業業陪都視周豐鎬所謂庶物露生文苙之德有衍未艾也居
留重臣用克知于德意其明命而厚同氣有開必先夫豈偶然前
五十年文忠真公將指轉輸始作漕貢院于是邦越明年即有冠
南宮者維馬公之學源流真氏故知所崇尚類如此昇本多奇士

加之新美之會扶搖天飛志氣固應倍百嘉定類聞得士之盛
吾知其殆有過之公三至玉麟十年之間揆教奮衛興補潤賴之
績不可選紀而于是役尤汲汲焉公之盛心蓋可識矣夢得于授
簡之辱用次第其說以筆受而不復以不文辭若夫山川之美方
隅之吉面勢之宜舊記具焉不書役用材植金穀幾何非見屬之
大指亦不書公在先朝嘗貳樞廷名字系出天下戶知之學士大
夫尊之皆曰裕齋先生云是歲為咸淳三年四月甲子朝散大夫
太府少卿兼權直舍人院權直學士院兼侍立修注官馮夢得記

大禹廟記

計有功

聖法天以身任道天作聖以地發祥舜生于諸馮文王生于岐周
生異地而治同功乃知上天為生民挺生神聖有開必先皆非偶
然者崧高長發流播雅頌推原本始蓋示萬世以不可忘也方策
所載禹生石紐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
禹于此稽諸人事理或宜然因人事以驗天心其可攷者禹功自

汶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太史
公本紀謂岷為汶故曰汶岷山導江岷嶓既藝天生聖人發祥于
此而萬世之功亦起于此其可忘哉然而自汶山西出湔江崎巫
鈴廟絕簫鼓魚菽猶為俚人之社汶以東至于石泉雖搢紳未嘗
言之嘗求其故大抵山川夔邈代遠時移郡邑名號廢置離合而
石紉生處莫適主名秦漢而下為國曰并駮為道曰縣虎為邑曰
廣柔廣柔一也漢靈帝析而郡之曰汶山後周又析而邑之曰汶
川唐貞觀八年又析而縣之曰石泉唐以前石泉之名未立譙周
陳壽皇甫謐皆指石紉為汶山之地周曰禹生于汶山廣柔之石
紉其地為劓兒坪壽曰禹生汶山石紉夷人不敢牧其地自石泉
之名立其後唐地里志國朝職方書先儒輿地記皆以石紉歸石
泉雖莫辨其故然汶山之名曰鐵豹江水出焉汶川之山曰玉壘
湔水出焉石泉之山曰石紉大禹生焉合之則一離之則散處于
三邑之近無可疑者石泉始隸于茂國朝熙寧割隸于緜政和撫

戎又陞而軍之禮樂文物日浸月長且謂石紉夷地置而弗論太
守趙公元勳世以笑譚坐鎮披牒攷古將廟祀禹而議論未釋郡
士計有功版曹尹商彥多間博雅釋究數千年事燦如日擊廟議
遂決卜郡左四百餘莖北倚層峯江自西來雷奔箭注發匯于廟
下如反本念德齋洞翔舞迤邐遶出如朝宗得途廟以門計一十
有八形麗勢勝神明擁會涓剛落成乃享乃奏芬菲璀璨禮薦樂
徹搢紳耆老手抃情激勸九敘之歌歎明德之遠賢哉禹功于是
乎大乃以圖以書以學官李繁暨尹君之文屬記于有功或曰士
有一方盡一節論封廟倉千里襁負無有誓命如加明刑禹大功
絕德誰不蒙亨而空山古屋感慨前作豈固忘之邪曰一方一節
有施有報禹廟之功無往不在故無名禹無心于萬世萬世由焉
而不知所以為絕德也夫使人之靈畏禍于尸祝之間則何以為
禹然惟功大德盛故稱神禹末世乃取臆地曾埶鉤鈐主計河伯
示圖滄水投簡第怪幻而神之至其祠祀則巫記胙胙之步鳥耕

南齊文鏡秘府論卷十三
二

山陰之冢漢祈開母之石晉享黃能之厲由是觀之焄蒿詭于汶
禹為汶之民祀石紐置而弗論無足怪者傳曰禮也者反本修古
 不忘其所由生越之人曰吾禹之會稽楚之人曰吾禹之宛委思
 其人寶其地使蜀之人不曰吾禹之石紐是知天降神地發祥
 人允賴也公一舉三善皆得且遐方窳古而倦倦然其在今日
 矣報上之心為何如哉宜請于朝崇載祀典以陟偉績于靈源耿
 輝光于遐裔惟禹之神彌天地布六合于是為反本之祀繫之詞
 曰
 有汶惟山誕生帝禹汶水發源降神之所帝指其處以啟神功厥
 土既敷四海會同蠢蠢羣生茫茫萬古豈享其利而忘其故石紐
 名山石泉之墟近在耳目猶述厥初禹色山融禹誓江注長發其
 祥地靈常聚地祕其靈朝煙夕霏粵歲三千公乃發之乃涓乃卜
 乃廟乃祀報本反始此邦斯址大江西來如指如顧直路朝宗洋
 洋東去惟公承宣德威化行咨詢民瘼究民之生民生于禹禹生

于此廟則咫尺心兮遠矣公推是心以仁昌時以撫民夷神人是
 依前乎數千年其媿于斯後乎數千年其作于斯

濂溪小學記

趙櫛夫

出道州城西二十里曰濂溪周元公故居在焉未至十里許兩峯
 插地闕立甚偉扶輿兩峯間平陸疎林雲巘如畫一水橫陳乃濂
 溪也溪南為先諫議墓在龍山右多嶺祭田在其下元公遺券猶
 存故居有元公祠今奉諫議以元公侑環溪數百家皆周氏子孫
 率學農圃郡守楊侯歎曰此非鄭公鄉邪山川如此何其子孫似
 鄭公莊也乃命立小學俾知營道縣錢君寅翁經理之祠右有功
 德院蓋周氏所為奉浮屠者于元公家不類宜改院為小學聚周
 之子孫教焉議已克合乃易像設而俎豆之去其異言異教而詩
 書之為齋二為亭一水竹扶疎几席靜潔足以助發性靈洗凡滌
 陋擇端慤士為之師亾幾何已有穎然悟者侯又益喜輟公田若
 千畝別儲以廩之余使粵之明年辟錢君為屬侯寓書曰吾州濂

溪書院既成上灑奎畫以賜參預虞公辱載筆焉敢以小學記為
請幸子勿辭謝不獲竊惟春陵以道名州而元公于是乎生天所
命也今義理之學皆識宗祖而詩禮之教不逮子孫非長民者之
責乎古者上自國都下自閭巷莫不有學凡公卿大夫之子與民
之俊秀者皆入學所以發其良知良能而復性焉耳故八歲入小
學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
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此具也記
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今之時則過矣然性非自來也
泉著于蒙木進于漸循循焉欲速也勉焉自畫也待其時
至氣化心開目明然後精以四書博以六籍易通之誠神幾太極
圖之陰陽動靜皆可拾級而進俗學稊也夷孫之惟母所以
是先錮其心教可入矣此侯所意于周之孫者而子孫之所
當自勉也昔余景瞻守劍侯耕守台皆能扶植先儒之裔然龜
山故廬已不能係上蔡之孫至為人所陵夷抑又微矣元公先疇

幸無恙絲士而農去本未遠賢守令又從而振德之鋤荒墾良菽
穎秀茁安知正考父之後無達人乎政惠有限教思無窮侯眎二
公功相近而德則遠矣是宜書侯名允恭長沙人嘗為國子博士
治狀有聞擢持廣東憲節蓋元公口口云

傳貽書堂記

文及翁

自宋受命肇基立極藝祖皇帝一日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
邪曲人皆見之識者謂得三聖傳心之妙又一日問世間何物最
大時元臣對以道理最大識者謂開萬世理學之源猗歟盛哉自
時厥後天下凡曰書院通經學古之士彬彬輩出慶厯間詔州縣
皆立學道化大明儒風丕振至濂溪周子建圖著書微顯闡幽明
道伊川二程子實得其傳程門高弟如楊如游如尹如謝皆天下
英才中原板蕩載道而南口口口口數子實大有力焉龜山楊文
靖公一傳而羅仲素再傳而李延平朱文公受學于延平見之師
友問答可攷也文公門人徧天下中更偽禁歲寒松柏疾風勁艸

磨渥而不磷緇者絕無而僅有于時潛菴輔公獨立不懼遜世無
悶自祠官報罷歸隱語溪題讀書之堂曰傳貽蓋將以傳之先儒
貽之後學為己任著書滿家易書詩春秋禮記有注釋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有問答通鑑有說師訓有編日新有錄襍著有稿襲藏
于家至今語溪之人熏其德而善良不知其幾祠而奉之尸而祝
之宜也嘗謂太極一而陰陽分有陽則有陰有善則有惡有君子
則有小人以孔孟大聖大賢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元祐諸賢而指
為奸元符上書而指為邪慶元道學而指為偽嗚呼此未定之天
也乃天者定人者泯元祐諸賢元符上書慶元道學至今光明碩
大照耀汗青一時檢玉萬世遺臭剝爛復反否極泰亨君子小人
之界限事久論定此潛菴哀贈之典日星垂而河漢流也崇德縣
大夫家之柄以元祐同門元符上書故家習聞詩禮及見典型洋
洋輿誦挺挺祖風于籍書期會整暇之餘思所以彰善癉惡衰厥
宅里樹之風聲此傳貽書堂所由建也堂成移書謁記敢拜手稽

首對揚我朝道學源流之盛以論同志庶學者于善惡之幾正邪
之別義利之判人心道心之危微天理人欲之消長知決擇而定
趨向焉不至為君子之棄小人之歸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
曰小補之哉

羅浮山行記

趙汝馭

博羅郡太守歲下元將天子命有事于朱明洞天事已明日與客
步自冲虛東行數里泉聲口然出藪翳中其上則洞口也由洞口
而南有巖雙壁宛若門然從門以入欵然見寒梅于藤梢棘刺間
崎嶇窈窕皆有古意顧者不甚見賞問其地則趙師雄醉醒花下
月落參橫翠羽啾嘈處也時道士方披棘導客度蒙密穿蔥蒨過
翠嶺則舍杖就車扱枉以上路轉山腰皆將興盡獨余益上登伏
虎巖至朝真石視眾山于夔夔之罅已啁噉然矣過分水則迤邐
歷平曠如塢如奧忽然若憑虛上騰以凌空雲氣變態不可名狀
猶天地渾沌如雞子未判時恨無廬可託以俟日出束葦續明浴

西而上寄危磴于谿衍細若綫縷既即聚星之榻猶寤蹋凜凜欲
墜黎明捐縉粟命道士從所取道闕焉且以目行心畫者指授之
曰某地宜門某地宜亭又某地宜菴屬博羅令贊其事以明年成
再至而名人鉅公亦巾車從五羊石來嘯歌出紫蘿夜分猶未銷
歇老少遠近相與贊歎自有此山未有此景既醮而甘雨洗壇詰
旦而祥禽照采又相賀以為豐年之兆賢人之徵也驗之圖志皆
謂然豈奮激山靈亦動心于此乎少焉快晴從余山行者纍若魚
貫山之麓有門曰屐雲表飛雲之屐如從足下也向所謂洞口有
亭曰仙春邇青遠白佳趣見前向所謂顧者不賞有門曰梅花邨
芳眼疎明皆迎人笑向所謂興盡欲返有亭曰橫翠依崖踞勝可
眺可休向所謂夔夔之罇有亭曰拂松鏡石琴風景象軒豁向所
謂無廬可託有菴曰見日卓然三千六百丈之上審曲面勢大約
如指授方余通宵來絕頂噫然大塊叫萬竅而舞六花蒙鬆一色
悽神寒骨已而閉戶息視及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則暗久之火

輪由暗中射飛濤以出向所謂渾沌又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
合輝新也林扉一開負寒凌斯變而明嵐暖翠凡嶺南之山川隱
顯荷嚮咸無遁形登小石樓望文谿東閣于大石樓上若與抱朴
子桃稚子相期于縹緲過中閣茗復歸沖虛翼日訪諸菴得桃源
王室素臨安人也圓龕趺坐不茹葷不迹戶外二十三年矣命之
住見日菴人宜之渠亦欣然又規陽室以違陰風置腴田以給常
住山行勝概大都盡矣

南宋文錄錄卷十三

南宋文錄錄卷十四目

序

道鄉集序

崇正辨序

漢儒授經圖序

通書序

尹商老易解序

賈長江集序

鼂叔用詩集序

歷代宰相年表序

春秋古經後序

制科題目序

梁谿先生文集序

石經攷異序

李綱

胡寅

程俱

胡宏

胡銓

王遠

喻汝礪

李燾

李燾

陳俊卿

鼂公叅

隸續序

爾雅注序

代劉共父梅溪集序

荅夷精舍禳詠詩序

皇朝百族譜序

洪邁

鄭樵

朱子

朱子

周必大

南宋文錄錄卷十四

吳江董兆熊元輯

序

道鄉集序

文章以氣為主如山川之有煙雲岫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邪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為文章自其胸中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為第一雖務去陳言不啻襲以為工要之操履正以養氣為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于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公自其少時處閭里游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為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

李綱

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于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為之少挫
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
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宏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
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
也其子柄榘集公平生所為文得古律詩賡衰章四六襍著傳記
序述及紫微制帥合為四十卷將鏤版以傳于世求序于綱義不
得辭且為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
上之所求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
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為太平而不可及也其後
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莖竄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始以言為
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
以塞責甚者至于變亂黑白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
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于言路閉塞之
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蓋屢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

不復激昂習熟見間以緘默為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燕
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
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依位變身不一開
口為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
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為何如哉

崇正辨序

胡寅

崇正辨何為而作歟闢佛氏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
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為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為法
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為臯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
惻隱滅類毀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
同我者即賢異我者不尚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
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鬣角之屬咸
無焉不欲為人者已矣必欲為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
釋氏于此不單埽除自以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

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外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于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鬢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捨也佛獨使人棄捨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爲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爲虐至

于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闖光于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固知于一物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于是智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毫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于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于金木之慘于是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于是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仁者亦衣冠身而眾庶見也是引蠻貊入中國以爲未快又與禽獸同羣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爲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

豈有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
徹此心百嗚呼堯舜禹湯文王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
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
物皆受其禍載諸方冊之迹著矣其原本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
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為高士也豈不
猶會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盍亦師聖
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于聖人之言未嘗師于萬物
之理未能窮志卑氣餒倭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
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
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麤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
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飢而會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且而
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老何不一概反之
而亦與之同乎同其麤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
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世乎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為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為之謀
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非毀堯
舜詆譏孔軻曾不以為疾也一有拒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
皇元在己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
此邪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
而席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
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
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也惟其不作而無
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
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說張皇其法
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託之于國王宰官
劫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為
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為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其身自
為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

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亾人之國漂沒滔懷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矣昔梁荃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亾滅彼于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為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邪或者又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使人畏臯而不為慕善而為之豈不助于世而何關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為善乎道者其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為道乎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升躋父母于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之入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于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殺父升之于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于吐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為得也然則佛之所謂

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百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至于絕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瞽瞍愚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倉之奉泰然為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關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則忠孝之大端見矣

漢儒授經圖序

程俱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于庶人故孔安國授經昭后死為之服桓榮傅明帝于東宮及即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經義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攷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

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于河汾之間韓愈
 抗顏于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于行已成務作為文章皆足以
 名世而垂後如魏徵王珪李翱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
 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爾夫所貴
 于學者豈專為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
 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為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
 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為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
 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禹谷永亦號通博諸經然因災異之
 對枉公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
 之所以存亡之機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奸而徇利豈其志本在于
 青紫故邪抑天資然也後世君子一志于青紫者眾求師務學者
 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余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
 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揚文公歐陽文忠公以學問文章為一
 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亦云盛矣余病臥里中讀西漢

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攷竊有感
 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于今將二千
 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師
 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幾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于塗爾
 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
 因以漢儒授經為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

通書序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敦頤字茂叔春陵人推其道
 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于穆修也傳先天圖于种放放傳于陳搏
 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
 鳳歌荷蓑長往不來者伍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
 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于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
 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
 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种穆之學而止者哉

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
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
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
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
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
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
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
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間見爲得而自畫不待價
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
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
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
流行乎天下是以序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尙論前修而欲讀
其書者則傳焉

尹商老易解序

胡銓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其薦絀置舍不以新故遐邇帶芥于胸次惟
當其可焉百士之睨播物者亦必睨其用心之公不公不以新故
遐邇竊議乎巖廊之人也故播物者手握國砥直道而行進賢絀
不尙泰然其不病乎士之議已也其爲士者砥礪操守介然其不
疑于播物者之枉己也以故上下相安爲上不疑難而下無覬覦
有如十六相焉登庸而弗忌有如四凶焉竄殛而弗顧而所謂十
六相者亦曰上之用我也公所謂四凶者亦曰上之罪我也直去
古旣邈公道日榛上忌其下下疾視其上于是親親賢賢不遺故
舊之義遂爲希闊焉見所謂十六相者苟有一日雅則必曰吾故
人也薦之得無雅故之嫌乎見所謂四凶者苟迹疏情邈則曰彼
不吾親也席之得無異己之嫌乎天下之所稱賢人君子焉者誦
言排之擊之諱聞其名心非不知其非不若是非遠嫌也已上下
交蒙宜怫心不怫于時宜違道不違于俗必若是乃合于世之所
謂名卿才大夫也寵乃可係祿乃可懷位乃可固矣嗟夫後之有

大物者何太多事哉播物者何其不公哉賢人君子何其常不得志而奸雄小人何其接迹駢肩于時也哉余嘗求其故而不得則曰時使然也余竊謂之不知言者夫所謂時者何邪人為之耳非天之所為也何謂人為之蓋其萌非一朝其蔓非一人其萌也由心之不誠其蔓也由己之不公自欺其心而謂舉世皆欺也其植根甚深其芟夷而蘊崇之也豈易哉非明乎善而剛于用心篤于守道望其拔乎流俗而悔前之為不可得也嗚呼時也者果天之所為而非人為之邪果不可易邪然則若吳興通守尹侯者其與時左者邪尹侯中進士第于政宣之間逮今四十年矣後出新進躡取卿相者踵相躡而尹侯官不偶朝之貴游當塗要官多其平生故人用是抑壓尹侯矯而疏之尹侯不歸訊于時而自反曰播物者何咎我之田則退而學易味于其所不味欣然有得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我未能也不見是而無悶我則行之于是乎有為之訓解余病今世人不得或或以懟上舍己之沐猴而攻人

沐猴者皆非也若尹侯者仕如伏虎有二十七齟齬焉信與時左矣而不怨天尤人其不謂之君子乎哉余以是知尹侯後日誠異乎俗之所謂名卿才大夫也蓋將與天下為公者也余為序所解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幸也其又奚辭

賈長江集序

王遠

浪仙以詩鳴世傑出于貞元元和文章極盛之後孟郊死為之不己其詩與郊分鑣竝馳峭直刻深羈情客思春愁秋怨讀之令人憂其工憐其志如聽燕趙之悲歌蛾眉之曼聲秦庭之哭荆山之泣也大抵士之不遇阨窮罹謫鬱鬱頓挫身可擯而志不可奪勢可壓而氣不可屈及其發也有至于怒髮裂背而不可撓者故行吟澤畔仰天嗚嗚欲其為鸞和之音不可得也余每讀二子之詩而悲之又嘗見韓吏部所贈之篇極道其騫涵滂葩低昂舒慘引而發之將以取信于天下後世譬之鴻鵠羽翼既成必假天風始致千里東野與吏部聯句之作間見層出迎縷解欲罷不能人

無異論浪仙攜詩文詣韓公途中云袖有新詩成欲見張韓老青
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艸然則士有未效
之用身在無譽之間非附青雲之士何以成名哉二子所以拳拳
于韓門而不去韓公亦以樂得天下英才與之周旋而不倦也此
又不可不知也浪仙范陽人數千里貶官佐邑于此遷普州司倉
參軍以卒猶目其平生詩曰長江集蓋仲卿之志在干桐鄉意其
千秋百世之後精爽靈游長在乎明月之山凡水之涓也邑有祠
堂典刑依然前主簿北幽游君虞臣好古工書采他山之石爲十
五碑盡書其三百七十九篇未訖工而去余倦游就養子舍適縣
尹嘉祥衛君京督成其事因以舊傳墨制及蘇絳所撰墓志銘唐
書本傳與韓昌黎送行詩并刻之本末備具可爲無窮之傳以後
序見屬復取僕初到縣謁君祠堂之詩繼之將俟知者一觀焉紹
興二年壬子歲閏四月辛卯朔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平陽
王遠序

鼂叔用詩集序

喻汝礪

余曩游都城于鼂用道爲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其子公莖于涪
陵又二年見之于荃信愛其辯博英峙詞藻藹如也因與之善初
不知其爲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丙午之
亂埃滅散亾今所存者特歌詩二百餘篇涪陵太守孫仁宅旣爲
鏡諸忠州豐都觀官然林木之間矣敢勾先生一言以發之余亟
間其語謝曰願聞先君之所以舍詠而獨游者公莖于是出其家
譜牒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余于是
眷然曰是必吾用道也邪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已而追懷平昔
周旋之舊蓋自京師之別絕不相聞今乃幸與其子游又獲觀其
所論著爲之慨歎者久之嗟乎余安得不爲吾用道一言哉方紹
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讒放逐鼂氏羣從多在黨中
叔用于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蔭茂林子具茨之下世之
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每欲起之迺復任心獨往高挹而

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于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
 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由是觀之叔
 用之所以傳于後世者果于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
 于道者矣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
 棘宋氏則屬之澶淵鼂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太子太傅文元公
 事章聖皇帝飛詞禁苑垂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
 時詔令皆出其手于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
 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是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
 宣獻以為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鼂氏繼之至
 慶厯中遂參大政議論深博識者避之然則叔用以文莊公為曾
 大父以文元公為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美淵淳浚深蓄厚而
 發遠自王文獻李文正畢文簡趙文定四三公富有百氏九流之
 書而鼂氏尤瓌富閱溢所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廟志錯綜
 而藻繪之皆以文學顯名當世余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

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
 溫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
 然叔用既以油然棲志于林澗曠遠之中寓事寫物形于興屬味
 其風規淵雅疎亮未嘗為悽怨危憤激烈苦之音余于是有以
 見叔用于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嗚呼
 所謂含章內奧而深于道者非邪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流落
 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誹懷悞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間遠
 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
 賸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
 興棘亾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也何哉豈遷之意謂誼一
 不平于其中遂哀怨噎鬱涕泣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則誼亦
 安能有所建立于天下乎惟深于道者遺于世而不怨廢于時而
 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于世者也嗟乎吾于叔用豈真以
 詩人命之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喻汝礪序

歷代宰相年表序

李燾

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他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伊尹傳所謂仲虺為湯左相者不足信也周家竝建三公而一公實兼冢宰故旦奭夾輔成王而誕係文王受命者專屬之且旦歸于豐奭乃專政益其名三公其實一相耳至秦以降名實浸以兩失間有瓌偉絕特負賢相之稱功烈赫然著見于一時者亦必得君之專歷年之久而莫或參貳之故也權出于一而莫或參貳之雖奸雄或得以肆其惡攘竊天下傾國敗家不可禁遏然而一相之任終不可分者唐虞夏商之成法也彼徒見趨高王莽曹操司馬懿其禍如此之酷也而不察夫帝王之所以隆盛其為利益亦博哉不能還治其本而反疑其未竝列兼置使相牽引而相遂失其職矣夫任相不獲其利而蒙其禍是君之不明非相之權果不可使出于一也既奪其職分其權則所謂相者特一大有司耳其何以總百官治萬事而亮天

工邪凡相取其德耳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舜禹皋陶之胥命必孜孜以德為言彼誠知所本者歟本之不知則其選用益雜而多端矣選用雜而多端故其稱號亦顛倒錯亂無有定制或居其位而不得聞其政或當軸秉鈞而身乃為他官名實糾紛賢不尚混淆其或多至十三四人而其少猶不下四五輩古所謂相盍若此乎然而治亂安危所係今猶古也其所以得相及所以失相者要不可不知按諸舊史惟前漢及唐頗有譜牒其他率皆不具脫略抵牾迷失本真乃芻搜遠取推究前後用司馬遷經緯之法追為年表起漢元年訖周顯德昔之參機務執樞要者莫不咸在事有本末附見于下否則略之使其人與其官皆相傳而不絕觀宰相之出處進退何如而天下安危治亂在目中矣其足以補前代之闕文揭當今之淵鑑乎合一千一百六十四年離為三十

春秋古經後序

李燾

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
 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為之注隋志載焉又
 賈逵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宋有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
 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二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
 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
 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
 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
 始通三家逵變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厝
 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隋經籍志皆云自杜預集解
 左氏合經傳為一貞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永徽四年長孫
 無忌等重上正義正明傳學愈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
 或從杜解鈔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于太
 學自著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決擇德明為士貞觀十七年也惟貞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謬凡二百四十一

條自言攷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謬不
 止二百四十一條惜趙啖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唐志陸質集注春秋
 二十卷又集傳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辨疑百余患苦此久矣嘗
 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
 者于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
 余游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劬菟遠引不
 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版與學者共之
 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纔萬八千字遷誤也今
 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
 人筆削之旨乎余向所謂心以為是者眾未必以為是也亦猶纂
 例攷校從其有義理者云爾既心以為是則于證據操舍必具成
 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
 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
 第于經義初無當也

制科題目序

李燾

閣試六題論不出于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習彊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歟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歷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真多能哉斯執事優容之也迨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準式不放而制科隨罷君子謂彥古不達時變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駁高第席小官彼佼佼焉思縱其淫心以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便于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亟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正者尚肯復從其游邪彥古區區味于一來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殆揣摩當世求合取容爾傳注義疏之纖微且不及知矧為國家之大體渠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者猶惡其名決壞之然後止彥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

何心歟至于元祐僅復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下而士莫應豈非猶懲于彥古故邪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彊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殆惡聞而諱聽之逐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應也余曾不自量妄有意于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疎放勉從事于博習彊記終不近也恐其幸而得從鼂董公孫之後曾弗察而猥承彥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掇其可以發論者數十百題具如別錄間竊顛倒句讀竄伏首尾乃類世之覆物謎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之賢于博奕云爾實非制科之意也

梁谿先生文集序

陳俊卿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是事然垂二百年更彊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比是二者尤鉅而丞相

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佑宋不于其兵而于其人
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于其躬而于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
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余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觀
覽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
格高旨深而思遠真作之傑者也至于文正忠獻則家集具在其
言之形于文字議奏之間者或簡重而莊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
其謀謨勳業惟稱李公近與余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為恨溘熙
丙申余帥三山其子秀之哀集其文以示余求序以冠其端蓋表
章奏劄至八十卷余讀之而歎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
常患乎無其才有其才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
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
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于用節著于論水災贊禪儀
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余竊怪方敵騎闖城之際在
廷之臣爭為講解遷避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

感悟萬乘為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
反覆曲折其敘成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
亟從之也使公之謀盡用則敵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勳業可以
繼冠萃韓范矣惜乎其奪于讒而不之竟也光孝中興因天下之
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模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
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
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勳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
陳述足以暴于後世況于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
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出
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
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
可謂兼之矣余既諾秀之請奪于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
金陵乃始書而歸之

石經攷異序

鼂公荃

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復刊十二經
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
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案西安趙清獻公成都記云偽蜀
相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官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
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
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攷之偽相實母
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
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
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闕其畫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
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
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恣異時守三榮嘗對
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議者謂太和石本校
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
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

刊定難于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恣至
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
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
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
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
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
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紀經
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夢土作父
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
衛陳鄭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會其
祿之類未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岐改春秋郭公為郭
必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鑄諸石附于經後
必有能攷而正之者

隸續序

洪邁

吾兄丞相番陽公安撫淝江東道部郡七治所臨會稽部縣八西
 接行在所東際海南拊百越之區地大物眾繁榮一都會也處之
 踰年兵民兩安山顛水厓如立庭戶不能稱過使客飾廚傳又不
 能蒙子公力作長安書獨于隸古之習根著膠固手追心摹今三
 十餘年得黃金百如視涕唾即獲一漢刻津津然盱衡擊節輟會
 罷寢摩挲而謹讀之意世間所謂樂事直無以右此者喟然歎曰
 天下奇寶也吾顓鄉而獨美之為不仁空篋中得所藏碑百八十
 有九譯其文又述其所以然為二十七卷曰隸釋書法不必同人
 視之無如也則皆毛舉十數字刊諸石曰隸續其字同其體異參
 差不可齊則倚聲而彙之曰隸韻龍龜爵麟九尾之狐琮璜璋圭
 名物怪奇凡見于扁顏者各尙其象曰隸圖亦既釋之而又得之
 則列于廿七卷以往曰隸續大氏皆祖東漢時其高出西京浸淫
 以及魏晉者率不能什一搜羅柶稗蓋不遺餘力矣自篆捷于漢
 而為隸變于魏八分于晉宋隋唐之間以分視隸猶康瓠之與周

鼎也而唐人篤好之漢法益亾杜子美之詩云倉頡鳥跡既茫昧
 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又曰中郎
 后經後八分蓋蕉萃則涇渭襍揉以分為隸雖杜子美有所不能
 知吾兄一旦發千古之祕藏悉主張是使蔡中郎復生見此數者
 當復有得異書之歎兄嘗三上奏天子乞身歸輒奉詔不許儻留
 不已懼其汗南山之竹云乾道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弟左中奉大
 夫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
 邁書

爾雅注序

鄭樵

大道失而後有六經六經失而後有爾雅爾雅失而後有箋注爾
 雅與箋注俱奔走六經者也但爾雅逸箋注勞爾雅者約六經而
 歸爾雅故逸箋注者散爾雅以投六經故勞有詩書而後有爾雅
 爾雅馮詩書以作往往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其孰以為周公
 哉爾雅釋六經者也爾雅明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

注不應釋者也人所不識者當釋而釋之曰應釋人所不識者當
釋而不釋所識者不當釋而釋之曰不應釋古人語言于今有變
生今之世何由識古人語此釋詁所由作五方言語不同生于夷
何由識華語此釋言所由作物有可以理言者以理言之有不可
以理言但喻其形容而已形容不可明故借言之訓以為證此釋
訓所由作宗族婚姻稱謂不同宮室器樂命名亦異此釋親釋宮
釋器釋樂所由作人之所用者人之事爾何由知天之物此釋天
所由作生于此土識此土而已九州之遠山川丘陵之異何由歷
此釋地釋工釋山釋水所由作動物植物五方所產各有古今
所名亦異謂此釋艸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所由作何物
為六經集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艸木蟲魚鳥獸而
為經以義理行乎其間而為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故曰六經
之文爾雅以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艸木蟲魚鳥獸
之所命不同人生不應識者也故為之訓釋義理者人之本有人

生應識者也故嬰兒知好瞽者瞽者知信義不馮文字而後顯不
藉訓釋而後知六經所言早為長物何況言下復有言哉故爾雅
則不釋焉後之箋注家反是于人不應識者則略應識者則詳舍
經而從緯背實以應虛致後學昧其所不識而妄其所識也蓋人
所不應識者經也實也不得釋則惑得釋則明若曰關關雉鳴在
河之洲不得釋則人知雉鳴為何禽河洲為何地哉人所應識者
緯也虛也釋則不顯不釋則顯董遇有言讀百遍理自見者為此
也若雉鳴河洲不得旨言雖千誦何益哉何謂釋則不顯且如論
語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無箋注人豈不識孟子所謂亦有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無箋注人豈不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無箋注人豈不識此皆義理之言可詳而知無待注
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疑則曰此語不徒然也迺舍經之言而泥
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為經意故去經愈
遠正猶人夜必寢旦必食不須告人也忽而告人曰吾夜已寢矣

且已會矣聞之者豈信其直如此百必曰是言不徒發也若夜寢
且會又何須告人先儒箋解虛言致後人疑惑正類此因疑而求
因求而迷因迷而矣指南為北俾日作月欣欣然以為自得之學
其實沈淪轉徙可哀也哉此患無他生于疑爾其疑無他生于本
來識者而作不識者解爾爾雅釋訓六經極有條理然止是一家
之見又多徇于理而不達乎情狀故其所釋六經者六經本意未
必皆然樵酷愛其書得法度今之所注止得據爾雅意旨所在因
采經以為證不可叛之也其于物之名大有拘礙處亦略為之據
正云爾謹序

代劉其父梅溪集序

朱子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
此特為小人設耳若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間有自然
之理凡陽必剛剛則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必暗暗則難
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

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
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感
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屬屬落落無纖芥
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同互隱伏糾結如蛇虵瓊細如
蟣蟲如鬼域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儻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君子小人之極既定于內則其形于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
發見而況于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
而亦豈得而逃哉于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于漢得丞相
諸葛忠莖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于
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
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屬屬落落而不可揜者也
其見于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
今人則于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
對策廷中一日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

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于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
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初即召為侍御史納其說公知上
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為已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
討軍之實而于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
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早夜孜孜如
飢渴嗜欲之切于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
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婦子亦藹然有忠厚廉遜之
風平居無所嗜好願喜為詩渾厚質直慤惻條暢如其為人為
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得豁開張出入變化俊
偉神速世之盡力于文字者往往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或出
于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于肺腑之誠
然非有所勉彊慕效而為之也蓋其所稟于天者純乎陽德剛明
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所隱蔽而見于事業文章
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

不斂衽心服至于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
極口不過以為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
豪髮玷污也然則公于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
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
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歌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
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余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
與公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沒幾十年而其子聞
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激欷歔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
序之余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
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志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
獨論其心如此列于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存以識其所謂光明
正大疎暢洞達者一言稟稟初未嘗隨死而亾也以是勝私起懦
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
事愛民為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

下國步安疆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亾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恨于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

芒夷精舍禱詠詩序

朱子

芒夷之谿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管全石為一峯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隕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陀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谿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曲折始過其南乃復繞山東北流亦四曲折而出谿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剎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行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竊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神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為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

別為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顛為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谿水因故基為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說具本詩注中寒棲之外乃植椶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芒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于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眾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谿北岸竈在谿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曰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谿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惟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谿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漁艇不濟總之為賤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煙艸木之殊態以至于人物之徜徉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

發于余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皇朝百族譜序

君子之著書也。有心于勸戒而無意于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昏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粱則左寒微。進而右者。以為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為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乎其時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倫所以鑿杜固義府。所以陷不辜而無知。如崇韜者。所以流涕于尙父之墓。而不恥也。長沙丁公維皋。宿學者。儒慨然以譜牒為任。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得。而不錄也。日衰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其源流。條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疏戚窮達。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子弟也。如與之同鄉黨而接姻連也。不亦博而知要也哉。維皋不鄙。謂余使序其首。余曰。書不

待序也。然維皋之意。不可以不明。蓋世臣巨室。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係其闕闕也。方興未艾。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無種。而思大其門閭也。至于四姓小侯。重茵疊衮。則知無兩。漢敗。亾之禍。勳臣勞舊。傳龜襲紫。則知無三世。道家之忌。上以彰國朝人物之盛。下以為子孫昭穆之辨。向所謂有心于勸戒而無意于好惡者。不枉茲乎。他日其得益多。其編益詳。上之太史傳之。薦紳余亦將乞其副。而寓目焉。對千容而不犯一人之諱。或可勉也。

南宋文錄錄卷十四

序	演繁露序	程大昌
松江水利圖序	松江水利圖序	范成大
通鑑紀事本末序	通鑑紀事本末序	楊萬里
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序	楊萬里
胡忠簡公文集序	胡忠簡公文集序	楊萬里
歐陽伯威陛辭集序	歐陽伯威陛辭集序	楊萬里
千巖摘稟序	千巖摘稟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序	雪巢小集序	楊萬里
誠齋易傳序	誠齋易傳序	楊萬里
會稽志序	會稽志序	陸游
周益公文集序	周益公文集序	陸游
漢輿地圖序	漢輿地圖序	呂祖謙

張謙中復古編序

本艸正經序

重編吳興志序

傳家易序

雍國虞忠肅公奏議序

丙丁龜鑑序

周禮說序

中興遺傳序

代仲兄會袁兄弟序

禮記集說序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序

樓鑰

王炎

傅兆

郭雍

劉光祖

柴望

葉適

陳亮

黃榦

衛湜

李心傳

南宋文錄錄卷十五

吳江董兆熊元輯

序

演繁露序

程大昌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艸木之名也麟雖騶鵠苻蘋棠棣豈遠是道若未明八者之為何物八物之為何似而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蓋望而知其為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繁露其後轉而為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譚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仗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繁露以下既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伏不揚此貴耳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爲器本事而論則有質者爲物何口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物各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可忽而不竟歟余嘗有意于是而間見不博且目力窮于應物未能極欲間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說諧

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縑簡亟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
治道而會心遠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繁
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于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
耳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扁落人誠可惡矣然有退之之學
則可無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質易
益可報矣消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昌寓吳興書

松江水利圖序

范成大

竊謂天人之理必相因而其力亦常相半人事已十五六則其不
可奈何者當歸之天在人者未盡不幸遭遇便謂天實為之此不
待智者知其不然蓋嘗與老農計之欲為救災捍患之術其大槩
有二曰作隄曰疏水其小槩一曰種麥今之勝岸率去水二三尺
人單行猶側足其上坎坳斷裂累累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
作時舉質以備糧種其勢無餘力以及畚畝之工婦子持木杵探
污泥補綴缺空累塊亭亭一蹴便隕謂之作岸實可憐矣雖殫力

耕耘而不念四維之不足恃秋水時至相以飄風莫之障防與江
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召新租事力愈薄鹵莽
增甚長民者不為檢校沒世窮年永為曠土今宜攷紹興二十八
年以來被水之由其邊鄰湖濼土人所謂搭白之處增築長隄使
高五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潢潦乾涸手足所及土皆
可取閏春夏半年至秋雨風潮土已堅定艸茅生之可恃為安較
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至于夫力則同頃其利者不殊如一頃之
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人固當悉力三邊眾
戶亦合併工夫有田無岸水平入之輒復罪歲誠可太息蓋作隄
之說如此崑山之田號為下溼數十年前十種九澇自趙霖鑿吳
松江積潦三十年來歲無荐饑今吳松之利自若而邑中諸港頗
有堙鬱之處一二里間斷絕有之今宜行視凡出水之港皆決而
疏之使水得肆行無留用工甚少效驗立見而隄岸始為田用益
疏水之說如此江東圩塹高厚如大府之城舟行常仰視之並驅

其上猶有餘地至水發時數十百圍一時皆破其有焚葑外護者則往往獨存蓋其紛披搖曳與水周旋而不與之忤比其及岸已如彊弩之末狂怒盡霽焚之能殺水如此崑山附田故皆有焚葑近歲騎軍就牧斬刈殆盡陂澤漫生之焚不可以頃畝計獨合赦附隄者猶不乏軍興宜與主將通知利害明立衰識使樵斤無得過此焚所不產處即置葑田附之三說具舉無遺策矣此非有隱情與理待探蹟而知州縣屬吏有解事者使躬行阡陌不三日間利害皆在目今誠因農隙稍捐倉粟以助作者此命一下見其權然翕從指顧而成矣

通鑑紀事本末序

楊萬里

初余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余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余出守臨漳相見于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憐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余讀之九抵事之成以後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

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宛而櫛其究避而適其于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余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于斯則惜其事之不竟于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釋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為也藩鎮之亂則合夜之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奸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觀人之病感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于身之病不憐焉不諱焉不醫之拒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聞而此昭宜也切于入紓于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序

楊萬里

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枝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間者無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無然也非無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無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劑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閎闊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婁人子崛起委巷而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弟子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代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三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

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旬有五日後反彼其于舟車且焉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笑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聞風夕不周行入乎宇宙忽然百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神于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于詩者與嗟乎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祕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厥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賤政如春而暖如秋而肅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賤詩以黼黻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謂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社止于逸非闕與于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

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于學宮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余曰子江西人也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余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

胡忠簡公文集序

楊萬里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以大事小屈尊和我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敵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卻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為夸矣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後之人間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間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于古之人者先生于今不

信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者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之文尙其為人其議論闕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抵席時宰謫置嶺海愁狷酸骨飢烏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養于心而反昌于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于騷辭涵茫嶄峩鏃鏃刻屈扶天之幽洩神之祕槁瘦而不瘁惘惘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于今而傳于後而况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歿後二十年其子澹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于中國名震于敵國文範于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

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惠學者夫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于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薊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于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里序

歐陽伯威勝辭集序

楊萬里

始余識歐陽伯威于傅彥博之座中見其揚眉吐氣抵掌論文落筆成詩屈其座人余敬之慕之私竊自媿不如也後二十年間吾里蕭岳英爲子弟擇師得爽人馬急往謁之則吾故人伯威也方吾二人相識時皆年少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余既涉患難鬢髮之白者十二而風霜凋剝之餘落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凜凜

焉不減于昔獨其貧增焉不以增于貧而減乎氣如伯威者豈乎哉余因索其詩文伯威顰且太息曰子猶問此邪是物也昔人以窮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去矣子猶問此邪已而出勝辭一編曰子不憐其窮而索其詩子盍觀其詩而療其窮乎余退而觀之其得句往往出眾外而其力不遺餘者也高者清厲秀邃其下者猶足以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蓋自杜少陵至江西諸老之門戶窺闚殆徧矣他日伯威過我曰子真不有以療我之窮邪吾笑謂之曰窮之可療與否吾且不吾及吾庸子及哉吾有一說焉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蔡太師四人者子以爲孰賢伯威怒曰子則戲論也然人物當如是論乎余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李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耳然則子之窮姑弗療焉可也雖然窮之療如李馬如蔡焉不旣震曜矣哉杜與謝之窮至今未瘳也子之窮療焉亦可也杜與謝之窮則至今未瘳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窮勿療焉亦可也伯威曰

吾當思之乃書其說以序其詩伯威名鈇吾州永和人也其族與
文忠公同系其先策第者凡七人有曰中五者附入元祐黨籍其
尊公彥美終于廣州經幹伯威事母至孝中書舍人周公子克慶
其文行稱之曰奇士云

千巖摘橐序

楊萬里

士飽乎學而不療腹之飢飽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茲謂貧列禦
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後世而當時之不逢
茲謂窮仲舒馮衍是也人孰無耦已則鰥居人孰無承已則哭子
茲謂災子夏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樂身安之可
樂也一日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抑亦吾之仇也
茲謂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憎之矣不必
窮之可也窮之矣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不必災之可
也又貧之矣窮之矣災之矣不必疾之亦可也有并舉其四不必
者而集之于一身借曰其人之惡其忍憎夫人而厲之至此極乎

人且不忍也天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于零陵一語意合
卽襍被往其館與之對牀時天暑東夫詰朝欲早行五鼓東夫先
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營者余亦起視之蓋東夫作詩一章以贈
余別也余卽和以答賤東夫喜曰吾定交如定昏吾與子各藏一
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者十有六年淳熙丁酉余出守毘陵東夫
丞龍川相遇于上饒之西郊一指而別後二年余移廣東東夫官
滿歸訪余于南谿之敝廬自是吾二人不再見頃廣西提點刑獄
嘗闕員丞相王公問今孰可余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
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峽州不能行
蓋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子與諸孫在耳
此惡人之憎東夫者不忍舉前之四不必者而集之東夫之一身
者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
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哉雖然東夫以
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室其二享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

夫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余至金陵之一月呼中男
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遣騎以書候之東夫答余書其詞充
然自得其意泊然自樂寄詩一編曰千巖摘橐屬余序之若未嘗
窮且貧且災疾者余媿謂次公曰東夫其樂而不憂余淺之爲丈
夫也余何足以知東夫哉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
尤梁谿之平淡陸放翁之敦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余之所畏者云

雪巢小集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谿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
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然至如桃
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花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
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跋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
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憂其窮至謂豈發
造化之祕而天惡此邪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得而才者天之所
甚靳旣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

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唁景思
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邪子何必發天之所祕而逢天之所惡邪
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得者邪景思笑曰子不見
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
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
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
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
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滕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爲宰相貴
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
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
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
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
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
吾之窮有甚于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

涯鍊王蔡同其達而子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天之所斬
是天之橫民同犯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
政既與詩人同為橫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
子既無遺力以取所斬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
延之為君惜延之為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
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
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余問之

誠齋易傳序

楊萬里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
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
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
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于是幽觀其通而逆釋其圖易
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
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僚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

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
道者蚩可哲慝可淑背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
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惟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
惟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
孔顏孟子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櫻吾心舉而
捐之于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遁吾術挈而持之
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于何求通曰道
于何求道曰中于何求中曰正于何求正曰易于何求易曰心愚
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
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會稽志序

陸游

昔在夏禹會諸侯于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橫江
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羣盜削平疆虜退遁
于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為府冠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府遂

爲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
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
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
于鬱蔥佳氣中朝謁之使艦銜轂擊中原未靖今天下鉅鎮惟金
陵與會稽耳荊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牒宜其廣載
備書顧未暇及者縣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
守皆慨然以爲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
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馮景中邵持正陸子虞王度朱鷲等上參
禹貢下放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荀及爾雅本艸道釋
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匠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
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于文
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出于先朝
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
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

屬某爲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
序

周益公文集序

陸游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冊作命陳謨奉
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溫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
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
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黃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
謂盛矣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祕放而及于鳥獸蟲
魚艸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之以遠游
窮處使之磨礪齟齬瀕于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賤之才與所
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于其間者雖不用于時而自足以傳後世
此二者造物豈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大丞相太師
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
館子實定交于是時時固多豪雋不羣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

座無敢攫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暫席而玉煙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沒復出于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絕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艸之地而大詔令典冊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戲聖王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極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既薨逾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稿者屬余為之序公在位久崇論宏議豐功偉績見于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墓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

漢輿地圖序

呂祖謙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差然則尚矣嗟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為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攷也光武皇帝之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輿

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略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勵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天不歸于封域按圖分封竝建諸子以為蕃屏嗚呼盛哉用敢紬繹其意而為之序曰自古合天下于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以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于封豕長蛇之間瞑目裂眚更相長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九流混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帑無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覆于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于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風火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付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志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如視天下之廣慷慨憤悱氣干雲霄撥亂之志蓋肇於此矣方其志

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羣盜之地奚翅十倍吾眾至少而羣賊之兵奚翅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繫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模先定幾謀先立兆之于前而必之于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囂若述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繕寨置柵而不知吾已破之于掌上彼方峩冠被袞而不知吾已縛之于胸中是以論光若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若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圖而三萬里之幅隕皆入于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郡大矣光若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厥後建莖二十二年匈奴右賢鍵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列是知光若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紀皆為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為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

張謙中復古編序

樓鑰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為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為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注疏亦見其略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為用此為小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數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等書不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略惟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于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既為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扁臣入本朝逮事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章友直文勛邵疎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蹟猶班班見之然不間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謙中有篤志古道傷俗學之混淆為書一編號曰復古用工數十年書成于大觀政和之間陳了齋程北

山為前後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某晚出何敢容喙尚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攷證精詣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譌舛豪釐不貸讀者悅服無有異論聞其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略無艱辛之態惟體修而未重與人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匙及之有谷口銅甬傳于世款識銅字其體正爾始知謙中之作蓋有自來非以意為之也魏字從委從鬼或省山以為韓魏之魏謙中為林中書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菴字謙中以為當作閻而難于題扁山谷雖定從艸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廣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如此某不能作篆心願好之陽冰謙中一猶為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亦無以訾之陽冰務新而謙中一意于古優劣可以坐判矣

本艸正經序

王炎

本艸舊三卷藥三百六十有五種梁陶宏景附名醫別錄亦三百

六十有五種分七卷唐顯慶中蘇恭增百十有四種國朝開寶中盧多遜重定增百三十有三種元祐中掌禹錫補注附以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十有六種分二十有一卷新舊混并經之本文遂晦今撫舊輯為三卷序之曰衣有蔽膝尊有玄酒樂有土鼓鞀籥存古也存古者何不忘其初也世莫古于上古人莫聖于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艸黃帝有素問等書醫在後世據方投治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火于秦易以十箴標本艸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西漢去古未遠班固藝文志序醫四種三十有六家獨棄本艸不錄淮南王安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七十毒醫方始興樓緩少誦醫經本艸方術數十萬言平帝元始五年舉天下通醫術本艸者吏為駕軺傳遣詣京師時重本艸如此固不錄何也梁七錄始載神農本艸三卷或者謂初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艸頗疑其不然今攷其書論藥性溫涼味甘苦多異殆後人所附益非本文古之人能謹起居薄滋味

嗜慾故受病少醫又神聖則用藥三百六十有五種有餘矣後之人不能攝生風溼寒暑侵其肌膚勞苦無極敝其筋骨飲啖無度傷其腸胃嗜慾無已竭其精髓故受病多醫又工非和緩巧非扁倉故用藥一千七十有六種而猶若不足是以刪取本文三篇以存古又以做庸醫和緩已遠扁倉不生藥視古三倍庸醫借此射利幸而中攘臂有矜色不中病者死醫蓋自如與操刃殺人者相去幾何噫

重編吳興志序

傅兆

唐人權載之序貞元十道錄謂言地理者獨魏公且因許其經濟遠大之業及觀魏公所論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與夫州郡廢置山川險阻無一不備然後知載之不妥許可今州縣之編雖與竝載寰宇者不類條目纖悉亦豈易為苟非其人則詳略弗當是非襟襟何以信後吳興東南最盛處于今為股肱郡山水清遠人物賢貴宜有大手筆以志其實左文質統紀或謂失之

猥并李宗諤所上圖經又未免簡脫之病顧方欲請于郡一日太守李公郎中偶言及是且謂郡有博物君子談君監簿慨然以此自任今書成以錢木之資屬歸安周令未幾李公召還富公寺正來繼又捐金以竟之兆于談君乃同年進士喜是編出其手因從周令假觀始知郎中除日已屬意乎此大概本舊志參正史補遺訂誤無一不滿意列二十卷卷各有目數千百年間事了然不疑三輔黃圖殆不是過蓋嘗謂人之筆力根于天性充于學問猶運舟挽釣力有限量弗可彊勉紹興以來亦有好事者續圖經續編志非不盡力如震州荻塘之辨率亦聽訛而止吁談君誠良史才奚可多得會將推乎素學經理中原如指諸掌淺學寡聞非敢自齒于權載之列談君事業當超出乎唐魏公之上于以見是編更數君子而後定歷二賢守而後傳是豈無待而然哉

傳家易序

郭雍

易道冥昧于鴻荒之世庖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概見于聖

人行事而述作無間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逮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于世孔子于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為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為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沒微言復絕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于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于天下國家于是易為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為心明經祇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為師斯道為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于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間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

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沒獨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于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悉于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沒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沒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于孔子沒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無聞甘與艸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懼無以遺子孫于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傳于家使毋忘先人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

雍國虞忠肅公奏議序

劉光祖

士不觀其常觀夫處其變而不失其常者斯可以為士矣常也者天地之大經君臣之大義中國夷狄之大分而天下國家之大計也當平居無事時孰不陳大經明大義別大分語大計昌言放論

若不可以斯須念及一朝遇其變而忽然忘之視古今之常道萬世之正理乃安其所甚屈而莫之恤曾匹夫之勇不若也可勝歎哉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焉世但知采石之戰有七千之卒而卻虜兵四十萬其功甚偉不可得而沒其實也然忘者猶曰是適然而已也豈知公于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而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乎眾人之表矣逮夫出疆歸闕又極論之繇是高宗皇帝擢為中書舍人而亮果叛盟上令侍從臺諫集議公獨曰今令成閔以五萬人守禦上流未之得也上流固當益兵然虜兵必出兩淮竊料虜以虛警分我之兵使行在虛弱以成其出兩淮之奸謀因白宰相陳福公康伯宜速奏知令成閔五萬人到池州駐池州到江州駐江州他日虜重兵出上流則荊湖之軍扞于前江池之軍進而援之虜重兵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淮西官軍之

援是因一軍之出而兩用之最為得計丞相善其言亦未奏行也公于集議反覆陳之曰不如是臣不知說駕之所及遣公勞師于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士卒激厲諸將旋置于倉卒之際而破虜于俄頃之間嗚呼非胸中素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是適然而已也而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于瓜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遁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皆歷歷見于奏疏也孝廟嗣位公出入往來兩淮蒞襄秦陝之間無寧歲撫馭諸軍協和議將懷來中原之民豫計兵食之闕其規模何如也志未盡展而議棄陝西新復之州議棄唐鄧泗海藩籬之地議發回歸正忠義之人其論已紛然而出公連年舉之凡四十餘奏不置也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眾卒使大經不明大義不著大分不立大計不行公雖居將相之任台鼎之司而況于積習消靡之後夫使人多議論而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而況于積習消靡之後夫使人

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中
興以來前有魏國張公後有雍國虞公為國家任其勞而當其危
者也彼曾不少媿焉又忍矣短毀之乎今殘虜奔播有可乘之機
公之奏篇當使流傳海內俾有志之士讀之興起用其遺策而復
我舊疆雪我大恥是公九原之心也前年余與東漕魏了翁嘗跋
公之友衛國文定趙公雄所述乾道辛卯烏林答天錫慢侮紫宸
殿上而公從容折之之事所當刊之于奏篇之後不然世豈盡知
之歟因公之孫剛簡欲序其篇端乃并及焉

丙丁龜鑑序

柴望

臣望聞以銅為鑑可知妍醜以人為鑑可知得失以古為鑑可知
治亂人主任社稷之重寄繫兆姓之休戚其于歷代之盛衰尤當
究心者故人主不可不觀史則儆省之功深矣昔唐仇士良教其
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間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
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勿使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

憂懼則吾輩席矣士良為計不欲人主讀書正欲愚人主之耳目
蔽人主之聰明也巧矣哉臣疊疊忠赤無以自見每有發不卸緯
憂在宗周之心況當丙午丁未之厄歲而又日蝕元旦昭示譴告
殆如杞國憂天不遑寗處臣不佞遂徧搜諸史竊惟是歲為厄從
古而然帝皇之世史籍略而不書今自秦漢而下數之至于五代
為丙午丁未者凡二十有一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載災異變故
不可枚舉獨漢延熹丙午朔日有會晉太康丙午丁未朔日有會
信乎陰陽之有數也然數生于理理存是非得失則數存吉凶禍
福自昔變異之來未有不兆于人為者帝王盛時格心有道則變
異疎帝王以後格心無術則變異密丙丁之厄皆屢也其屢于延
熹者以延熹之時小人之厄君子也其屢于太康者以太康之朝
夷狄之厄中國也臣故撫其實目曰丙丁龜鑑釐為十卷卷各有
事各有所斷凡所以致變之因與消變之由者瞭焉在日則求天
于天者果不若求天子我求數于數者果不若求數于理是為得

之亦知有天下者知天根于我數根于理必以是書而盡見且知
人主一日不可不觀史也臣故總其說而為之序

周禮說序

葉適

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
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
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并泐于遠眾酌飲焉惟
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
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會
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
不足也雖然以余攷之周之道固莫駁于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
之籍固莫切于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
義利均等固文莖周召之實政在是也柰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
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壘壘乎孔孟之以理貫事
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莖之以口型民者必相經緯也守天下

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逸為上
甚勞洗滌三壤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
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
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
素善文叔議論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
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治而別之其敘鄉
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中興遺傳序

陳亮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帝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劭行過
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其飲次張之父時
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
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談諧縱諠劭
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
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

次張從劬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
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
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
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
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
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歎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
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
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息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
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
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
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
之心者類如此次張曾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
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寓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
其人于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

諸將劬皇江上莫之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
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于
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
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
政周公葵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
人正士胡為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
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
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辯而惡他人之能辯是誣天下以無
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
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
士沈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于疑忌如二生
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
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不大而
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氏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

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錄然猶恨間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神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傳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桌劉塢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祖劉銳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身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冊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于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黃幹

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為總麻之戚焉古之總麻非今之所謂總麻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饒勞禍患必相調卸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尚有爭豪末相鬪鬪者況于異居別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于城之東西南者有累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于諸姒諸子則有終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為之問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為童子日外祖父母皆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帝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自己者及其長也而後恍于習俗迫于利

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
 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于天宜之浮圖天宜去城南十
 里于吾三姓之兄弟往來道里適均人具肴一梓酒一壺飯一器
 春稼夏務不拘其數合而飲會之古人驩賤詩詠與夫投壺一
 之具計有則攜之以快娛相告語以孝弟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
 否家計有無至于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下
 之詞闐闐米鹽之賤則謹勿泄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于是重
 親族大風教其不善歟子恭曰善哉益為之期日而告之乎余曰
 吾二十年前衰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亾者六人矣亾者
 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已娶婦抱子矣使
 此十五人者皆康寧皆壽考皆處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為斯會也
 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王子之春如何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
 述其言如此徧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于左曰如約束也謹書
 曰黃東如約

禮記集說序

衛湜

禮記四十九篇自二戴分門王鄭異注歷晉迄陳雖南北殊隔家
 傳師授代不乏人唐貞觀中孔穎達等詳定疏義稍異鄭說罔不
 芟落諸家全書自是不可復見由貞觀至五代踰三百年世儒競
 攻專門之陋學禮者幾無傳矣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
 源跨越前代故經各有解或自名家或輯眾說逮今日為尤詳禮
 記竝列六籍乃獨闕焉諸儒間嘗講明率散見雜出而又窮性理
 者略度數推度數者遺性理欲其參攷竝究秩然成書未之有也
 余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注孔義翦除蕪蔓采摭樞要繼遂
 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
 意有本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并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沿
 襲陳言牽合字說于義舛駁悉置弗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
 後成凡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傳禮業者苟能因眾說之淺
 深探一經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庶幾貫通而盡識之矣或

曰是書粹聚諸家之善逾數十萬言毋乃務博而忘約乎余曰博學之審問之夫子嘗以誨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親得于師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之所深造也吾道一以貫之為曾子言之也予欲無言子貢未有省也陵節而求躐等而議越見聞以談卓約後學大患也矧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儻率意以去取其能息異同之辭絕將來之譏乎近世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然自各有意在學者玩味如何耳益盡載程張楊呂之說而諸家有所可取者亦兼存之余猶集說竊取斯義是則此書之博也非所以為學者造約之地邪代闕文小有補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序

李心傳

心傳年十四五時侍先君子官行都頗得竊窺玉牒所藏金匱石室之祕退而過庭則獲剽聞名卿才大夫之議論每念渡江以來

紀載未備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將之行事猶鬱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間兵戎財賦之源流禮樂制度之因革有司之傳往往失墜甚可惜也乃輯建炎至今朝野所聞之事凡有涉一時之利害與諸人之得失者分門著錄起丁未迄壬戌以類相從凡六百有五事勒為四十卷或謂心傳曰子之是書固學者之所宜究心也況言人之善而不及其惡記人之功而不及其過是書之行于世也則宜雖然子以論著之餘而記聞見之故凡有所取則未及乎取者必以為見遺凡有所揚則不足乎揚者必疑其見抑吾懼夫兩端之怨將不得免子安用此以賈禍也可不慮哉心傳謝曰下國山野之人上而名卿才大夫下而巖穴幽棲之士其未之識者眾矣遠而朝廷四方久而二萬七千八百四十有八旬之事其未聞與未知者亦不少矣事苟有所略人苟有所遺蓋孤陋寡聞之罪非敢去取乎其間也學有所得屢書不一書而後已可乎哉既以告人遂筆其辭于編首嘉泰二年冬十月晦秀崑野人李心傳伯

南宋文錄錄卷十五

微甫序
...

南宋文錄錄卷十六目

- | | |
|-------------|-----|
|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 魏了翁 |
|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 魏了翁 |
| 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 魏了翁 |
|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 魏了翁 |
|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 魏了翁 |
| 送朱擇善序 | 真德秀 |
| 輿地紀勝序 | 李真 |
| 注古文苑序 | 章樵 |
| 宗忠簡公文集序 | 樓昉 |
| 鶴山先生文集序 | 吳淵 |
| 橫浦稟序 | 徐鹿卿 |
| 贈劉逢源入國學序 | 蔡杭 |

賀氏先瑩志序

歐陽守道

通鑑地理通釋序

王應麟

漢制攷序

王應麟

咸淳臨安志序

潛說友

馬伏劉氏譜系序

蔡模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序

王柏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牟巖

蔡氏諸儒言行錄序

劉應李

南宋文錄錄卷十六

吳江董兆熊元輯

序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魏了翁

古者王朝五史凡典灋策書之事掌焉若諸侯之有史僅見于封
 康叔封伯禽而他國無所攷自晉有乘秦有記魯有史皆私史也
 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為本而汾王以上諸侯有世
 而無年至于共和則國各紀元逮其甚也不稟正朔而年厯益紊
 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繩以五始之文不得已也魯戰國而後則
 侯國之史藏在周室者又蕩于秦火司馬子長網羅放失勑為紀
 傳世家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總壹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
 作焉劉杳識之謂得法于周譜崔鴻後亦倣其義例著為十六國
 春秋乃自東漢魏晉七代以來史之衰俄闕惟我聖朝歐陽公修
 為唐五代立表司馬公光復取宋興以來百官公卿為之表斷自
 建隆迄于治平近世李公燾因文正公之舊而增修之迄于靖康

二書亦云備矣而永嘉蔡公又自治平以迄紹熙不相襲沿自為一表不惟近接文正公之編亦以遠述太史公之意其子範出是書屬序所以作余嘗安謂子長之表厥義宏遠而世魁知之以劉知幾之博通猶曰表以譜列年爵則餘人可知近世惟呂成公獨識其意其說蓋曰三代世衰以祖宗為經子孫為緯以見五帝三代皆出于黃帝也十二諸侯表以下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以見親疏之相輔也至于高祖功臣侯表以下以國為經以年為緯則即異姓同姓始封之多寡後嗣之興絕而勳戚之薄厚又可概見姑以惠景間侯者言之大小凡九十餘距建元太初而後曾幾何時而始封之裔率已國除而以宰相封者一以邊功封者七十則勳舊至是宜復有存而窮兵黷菴之事著分封子弟之議起矣百官公卿表取古策書遺法大事主于上而公卿百官之進退附焉一時君臣之職分不加一辭而得失自見嗚呼如成公所言則子長之表也豈僅以記譜牒書官名而已哉身幽道否有鬱

弗祛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以明理亂得失之實此子長忠愛之心而人不及知也班孟堅亦子長之亞也其分同異姓二表已不識漢初竝用親賢與子長陰寓美刺之意同姓侯王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以下廢國經年緯之制徒識譜系無關世變百官衰則僅以識沿革拜罷而大事咸無所攷惟外戚恩澤侯表稍有微意至今人表則又多舛繆甚矣載筆之難也今蔡公首摘大事以附年麻即熙豐祐聖崇觀政宣之事以為經而上意之好惡人亦之消長皆可坐見與僅書拜罷而不著理亂者蓋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書之意疇能及此惜其中興以後大事未及記也昔人謂作史者必有才學識三長才學固不易而有識為尤難用敢以舊聞于先儒者識諸篇首公名幼學字行之以明經為南省進士第一官終于禮部尚書謚文懿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魏了翁

長沙吳德夫間為余言胡明仲氏學業行誼為世楷則出一編書

名斐然集以授余曰其為我廣諸蜀余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
刻諸梓或疑其議服一事久未能決厥二十有七年余歸自南遷
起家渡瀘敘州守馮侯邦佐已稔之州府求一言冠篇余又取而
孰復之蓋公自游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雒諸儒之學舉宣和
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靖
康改元金狄入寇與張公為當路策守禦甚悉京師圍解始得省
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半年三詔之不同論七
事六條之利害姪數萬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
明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
黃誤國之不可再引誼廟上往往有敵以下所不能堪者高宗皇
帝雖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狩錢唐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
利是從利在粘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
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敷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過
聖懇至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為夷虜之陪臣蓋視胡公邦衡後日

之疏有過之貳春卿兼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會孔廟追謫章
蔡誣誘宣仁后及褒嘉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暨趙
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徙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之獄至檜死
後得復官還里迹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為之父
仁仲為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辭以闢異端纂伊
維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粹讀史管見以
挾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老侯以寓其討賊
興漢之初心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始終一
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于斯世矣乎因公輔之請摘
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

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魏了翁

某間之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
天下之理有闕焉又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為先平生所為多
于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竊嘗以是讀聖賢之書如易書詩

春秋篇具一體不相襲沿至于曾子子思孟子亦皆孔氏不言之意非爲是以求問于世也不則無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祛世迷凡不得已而有言也自靈均而後始有文辭之士或競相摹擬或刊落陳言千七百年何啻數千百家然而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者自漢毛董而後至近世諸儒宗蓋可屈指而所謂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則不知其幾千百家矣某自少已知有清江彭公論諫炳炳心鄉往之其後得公內治聖監之書自正始于家刑善于國鑿鑿乎疏而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典媿媿乎密而辭也又于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劉諸老爲公銘竄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之也廬陵李公鼎受知于公有年矣今將漕湖南而公之子鉉來爲屬乃以公平生所爲文刻諸湘西精舍移書某命識篇首于是盡得公言行本末披誦累日嗚呼所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者非此其是歟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爲學之要又從朱張子問辨講切而學益成

繇是尊聞行知造次理道居而訓子孫淑朋類必孝弟謹信志道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守約也出而告君父教世子必正心修身事親刑家畏天愛民也必尊儒務學簡修勸忠別惡痺惡也蓋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求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文士之譁世也紹熙定省之議伏墀叩額懇懇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如陳源依憑城社間諜兩宮韓侂胄出入宮闈與聞大政脫少嬰忤流竄隨之公盡力排抵無少回撓劉文節公以論吳端出臺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己嗚呼是言也使見用于紹熙則二聖重權必有以感移人心返續天命而內禪之事無遽也見思于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以登籲眾正紹開不平而學禁邊議之紛紛不作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曰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古人處君臣之變一言一動爲萬世喜爲萬世憂然則公于此而無言也不亦闕之甚歟文集凡四十有七卷訓蒙聖監與別集不與紹定二

南宋文錄卷十六
四
年秋九月己丑朔臨邛魏某序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魏了翁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卽辭以知心故卽其或慚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卽其或詖或淫或邪或遁而

懷賢之意而公也十有三年之間卒無一語入都以迄于韓氏之敗公之攻媿非苟言之實心體而身踐焉昔人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以公之所養若是則其肆筆脫口之餘公平坦易明暢淵永亦理然也公之子漳涉之純切嘗與余爲同舍郎端靖而敏于學少侍公左右習知言行嘗哀粹遺文得百有二十卷而卒其季治屬余識篇首會余得罪徙靖厥十有二年漳之子杓守南康而余適至廬阜杓乃言曰昔歲季父之請則我先人之志也不可復請乎余惟公之平生有袁正獻狀其行劉文節銘其竊而奚以余言爲念不可終辭也則爲敘其修辭之本以復于孝子慈孫云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魏了翁

余昔觀書太史氏有裕陵實錄始成書于元祐紹聖中命曾布諸人重修厥後進書舊本以墨增入以朱刪去以黃所書曲水令宇文某上書不報與致其事而歸且記司馬公之言曰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于某見之凡二千二百餘言

悉覆以黃無復有存曾布諸人亦謂是書必不復傳斯人亦遂泯
泯矣而宣和間前史復出中興以後正論益著蓋世之為欺者不
畏天命不恤人言而獨于簡策猶知憚之然而終有不可得而掩
者余嘗讀春秋傳載周定王事為之喟然且王私賄鞏伯而使相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蓋自知其非而不欲登之載籍宜天下後世
不及知之矣而傳記所書至于今未泯且并與王之私語皆識之
夫諸侯之事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況王室乎人心之動隱微潛伏
未有不形況史冊乎中允之位不過百里中允之年不逮六十其
居則遠于中州也其仕則鄰于羌夷也而慨然以斯世為己任言
一不酬以疆仕易嘉遜歸而父師閭里十有五年名震京師事光
史策鉅人元夫莫不嘉稱而樂道之然則彼紹聖史官亦起穢以
自臭于中允無豪髮加損也中允之五世孫夬午嘗編輯遺文屬
余序所以作既墜言而卒後二十年夬午之從弟公諧又增益之
凡得詩八百二十餘首合襍著簡啟都為二十有二卷以申前請

嗚呼程大夫父子范忠司馬文正楊宣獻張宣公既言之矣余
敢復措辭姑以得諸舊聞授公諧是亦邊人欲扶天理之一助云

送朱擇善序

真德秀

自余歸臥西山之艸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賓門之域者將期年
于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意卓然意氣
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
游于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
意正心之說以為直易易耳今從事于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
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為匪易
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于是耶余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為難則易
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
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余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
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
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衲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

善者則又調和慶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于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于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于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己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益亦感勵奮發，如去蠱賊如殄寇讎，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于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于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

輿地紀勝序

李 壘

東陽三象之儀父著輿地紀勝一書甚鉅，書成旬余，為序且曰：吾書收拾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使人于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

效奇于左右，以著其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余告之曰：昔昌黎韓公南遷，過韶州，先從張使君借圖經，然則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是知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然所誤圖經類多疎略舛訛，失之鄙野多矣。必得學者參伍攷正，而勒為成書，然後可據也。本朝真宗時翰林學士李宗諤等承詔撰諸道圖經，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今其書存者止十之三四，甚可惜也。然四方一郡一邑，隨所至亦各有好學之士，收攬識記甚備，其目一一見于開府纂錄，最可稱者如唐麗正殿直學士聿述東西兩京新記及本朝龍圖閣學士宋公敏求長安河南二志，尤為該贍精密矣。今儀父所著余雖未睹其全第得首卷所紀行在，所以下觀之則知其論次積日而成，政非淺淺者。蓋其書比李氏圖經則加詳，比聿宋所著記志庶幾班焉。使其人讀之，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與夫風景之美麗名物之繁縟，歷代方言之詭異，故老傳記之披紛，不出戶庭，皆坐而得之。嗚呼！儀父之用心可謂靡矣。然余又嘗語

儀父曰古人讀書往往止用資以為詩今儀父著書又祇資他人為詩不亦如羅隱所謂徒自苦而為他人作甘乎儀父笑不答余以是知儀父前所與余言者特寓言耳其意豈止此乎夫昌黎大儒也固嘗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為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焉意其學也必也窮探力究洞貫本末非若近世庸末昧陋為口耳之習姑以眩人夸俗而已是則昌黎道術文章之盛所以名當代而傳後世者非以此乎蓋士之凡為文者學不極于博則無以至于約然其大歸必貴于有用則始為不徒學也蕭何從沛公入關先收秦府圖書故因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處漢之得天下此亦其大助東方朔劉向皆以多學博極獲備天子訪問為國家辨疑惑豈曰小補其事乎見山海經首本朝劉侍讀原父奉使契丹能悉古北口松亭柳河道里之迂直以詰虜相與驚顧羞惡卒吐實以告士君子識博至此豈不足以外折四裔之鄰心表中國之有人哉是則地里之書至此

此段在錄

此始為有用之學至若許敬宗之對唐高宗第能明帝並得名所自遂過眩其長以矜快于人此則為士者之所笑而不道者也然則余之所望于儀父者固以向朝及劉侍讀之事豈但以資他人為詩而已乎前言姑戲耳寶慶丁亥季秋三日

注古文苑序

章樵

古文苑者唐人所編史傳所不載文選所不錄之文也歌詩賦頌書狀箴銘碑記雜文為體二十有一為篇二百六十有四附入者七始于周宣石鼓文終于齊永明之倡和上下一千三百年間世道之升降風俗之醇漓政治之得失人才之高下于此而概見之可謂萃眾作之英華擅文人之巨偉也至別而觀之如岐陽蒐狩實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泗水碑銘鋪揚興王之盛敘功攷德褒裏名實足以續閔散之芳烈揚子雲傲虞作箴官箴王闕所以輔正心術警戒幾微殆與聖賢盤盂几杖之銘爭光千古有國家者宜保之以為龜鑑所謂傑然詩書

南宋文錄卷十六

之後詎容徒以文章論哉世代逾邈遺文凋耗若昔賢所欲移置
太學以助講切之真蹟今既不可復得而浮磬之刻蔚宗之注與
隋唐藝文目錄所載諸家文集亦淪落十九莫可尋訪千載而下
學者得以想像紬繹古人述作之懿者猶幸佛書龕中之一編復
出于人間而其中句讀警牙字畫奇古未有音釋加以傳錄舛謬
讀者病之有聽古樂恐臥之歎樵學製吳門竊簿書期會之暇續
以燈火餘工玩味參訂或哀斷簡以足其文或較別集以證其誤
推原文意研覈事實為之訓注其有首尾殘闕義理不屬者姑存
舊編以俟搜攷復取漢晉間文史冊之所遺以補其數凡若干篇
釐為二十卷將質諸博洽君子以求是正焉紹定壬辰七月望日
朝奉郎知平江府吳縣事荃林章樵升道序

宗忠簡公文集序

樓昉

靖康丁未高宗再使幹離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栗宗忠簡公
守磁則決策留行于是適濟適邯鄲適大名適睢陽遂登大寶中

興之業實始基焉宗公力也公之初意欲正名號係天下心因以
羽檄天下兵濟師河朔旋軫舊京其迂回宿留東南其轍者乃汪
黃謬計非公本謀也公既與汪黃異議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藉
其壯謀既留命居旋升尹正駕馭羣雄招降劇盜兵彊士勇去力
誅必敵連歲不敢犯境于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
益忌之凡公奏請皆留中不下自傷不得展布疽發背以死公之
勲業雖不克竟而英魂毅魄瞻然與日月爭光可也昉兒時固已
得公芳規于四明所刊遺事中真所謂瞻大于軀者意其語言文
字當亦稱是客授金華始獲拜公像公之曾孫有德出示遺文若
干種因為補綴而襲藏之適守南徐公松楸在焉會部使者喬行
簡攝郡事築僧廬于墓左勅祠堂于學宮總餉岳公珂太守趙公
善相繼命有德主烝嘗所以風厲扶植之意甚厚郡博士方君符
尤所嚮慕請以有德所授遺文鈔梓昉遂掇取遺事中所載袁疏
次第其日月而并刻之公前後奏請為同鑿而發者凡二十有四

其。正。誠。赤。心。因。可。想。見。他。文。雖。單。言。半。字。無。非。從。忠。義。中。流。出。公。而。杜。充。代。帥。王。業。偏。安。蓋。始。于。此。公。之。規。模。志。節。罕。有。能。道。之。者。況。其。遺。文。乎。若。諸。公。褒。揚。忠。烈。例。應。得。書。嘉。定。辛。巳。十。有。二。月。鄞。人。樓。昉。拜。手。書。

鶴山先生文集序

吳淵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厭。五。季。之。萎。茶。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織。組。則。楊。晏。為。之。倡。已。而。回。瀾。障。川。斷。彫。返。樸。崇。議。論。厲。風。節。要。以。關。世。敦。達。國。體。為。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濂。溪。周。子。出。焉。其。言。行。道。德。參。務。而。惟。文。之。能。藝。焉。百。作。通。書。著。極。圖。大。本。立。矣。餘。有。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精。纂。述。擊。壤。豪。詩。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于。志。道。志。藝。知。有。語。錄。而。無。

古今始欲由精達羸終焉本末俱舛然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豈周子之所尚哉此淵于鶴山魏公之文而重有感也南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訓經之外文膏史馥騷情雅思體法畢備又未幾而公與西山真公出焉淵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典刑獨幸接二公之緒論歲在丙申魏公假督鉞道吳門淵辱公知首被薦引故讀公詩文為尤熟公薨背十二年而二子曰近思克愚粹遺稟刻梓屬淵序發之淵竊惟公天分穎拔蚤從諸老游書無不讀而見道卓守道約故作為文率深衍闕暢微一物不推二氣五行之所以運微一事不述三綱九法之所以尊言已必致知力行言人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必席攘以至一紀述一詠歌必勸少諷多必情發禮止千變萬態卒歸于正及究其所以作則皆尚體要而循法度活乎如雲洵空而莫可狀凜乎如星寒芒而莫可干蔚乎如風穀波而皆自然也其理到之言歟其有德之言歟程張之間學而發于歐蘇之體法歟公文視西山理致同醅麗有體同

而豪瞻雅健則所得故近世言文者曰真魏要皆見道君子歟
公雅蚤掇峻第晚踐政途然身未安于朝廷之上使行其言以
措諸政如藝祖之訓而用之詎止如今所見者而天不假以年故
所見者文而已惜哉淳祐己酉夏宛陵吳淵序

橫浦襍稿序

徐鹿卿

韓退之不肯著書謂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欲俟五六十為之
冀其寡過余才不敢望退之萬一則雖終老未可著書況未五十
六十乎自來橫浦三年凡見之一二詩文大抵出于應酬之迫非
著書傳遠也士友不余鄙請刻梓以傳蓋屢請而屢辭焉辭之力
則梓之私甚矣愛而忘其醜也既成以示余余曰益毀諸或者韞
然曰工不工才也傳不傳理也過而刻之是蠟市人之鞭也過而
毀之是碎仇池之石也鞭不可蠟石不必碎子姑求如退之者而
折衷焉余曰諾因書以識

贈劉逢源入國學序

蔡杭

余嘗悲世俗士植志削弱望古人疑在天上以為不可幾及甘心
闕穴俯仰流俗間有特達之士抗志高明挺然脫略世習作三數
老成事往往從而咻之抵掌頓足指為迂闊吁可怪也吾之畏友
劉君逢源自結髮讀書慨然以古道自任其為文章不守近世師
儒繩尺規模宏遠必欲雷霆後世至如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岨
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雖未能
盡如前人要自超越後生千百輩矣此與世俗之士彌縫苟合低
回瓢斛間氣不暇喘者又不可同年而語也會聖天子菁莪育材
逢源采芹頓宮頭角稍稍振露比因來歸儼然過我襄論當世事
不覺心醉今其抱琴拂劍馬蕭蕭而去矣余方絆于蓮宮未能挂
其蜚騰之勢但切坐馳然有美無規非朋友責善之義亦非逢源
有望于余大丈夫壯懷浩氣又不肯婢嬰作兒子語曲相諛媚更
願逢源斬絕俗氣不以己所能而驕諸人當思不如舜禹顏淵所
以大過人者以其不伐百區區功名在逢源唾手之間勉之而已

賀氏先塋誌序

歐陽守道

孝經喪親之章曰：「其宅兆而安厝之，人生四五年能誦孝經，則知有此語矣。墳墓者，親既歿之所宅也。為人子孫，不知親之所謂宅兆，甚者手自毀削而轉售，人尚得謂之人類矣乎？永新賀君貢甫，示余以先塋誌，遠代之湮沒者，訪而得之，他姓之占奪者，訟而正之，勤苦至矣。余讀之，而重有感也。余之東原府君，畧留墳墓，先世馬鬣封之，可知者，惟自天聖明道以後，散在廬陵吉水兩邑，幸皆全固。春秋展祀，必躬嘗謂諸子曰：「人言輝門歐陽氏有遠祖，遠則未遠，比目前他姓亦幸多存數代，然余家在一族中最貧，而先君係守封護，非特無助而已。松楸疆域，時為彊有力者所侵奪，推其禍本，蓋有難于席言。先君子力貧犯怨，以救護收復，至于今日，諸孤雖不肖，尤幸賴祖先護佑奉祭，祀者竊意冥中亦必有所鑒于後人，夫子孫為先世守墳墓固不當以禍福報應者，理出于此，年五十觀人間興廢絕續亦多而所謂禍福報應者，理出于此甚。」

昭昭矣，世不能皆孝子順孫，則必告之以祖宗之必有知能禍能福，使之知畏而後可。詩曰：「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書曰：「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汝死，詩書言禍福，未有不歸之祖。」先蓋其氣，極至親與泛言鬼神不同也。人亦無嚴近而忽遠，夫死者孝心與生時同，今致嚴于近祖而念近祖之所自出，則近祖亦豈得以自安而遂謂子孫之能慈孝哉？必以等而上之者之無所託，感然于心，故事父而思父之于祖，猶吾心也，則以父之心事祖，祀祖而思祖之于曾祖，曾祖之于高祖，猶吾心也，則以祖之心祀曾祖，以曾祖之心祀高祖，推此以往，宗廟墳墓一用此心，則鬼神安樂之嗟乎？余之言此，敢謂余之盡責哉！見賀氏之慈孝而，知賀氏祖先之寵嘉其後者，必大故為禍福報應之說，以佐之又使賀氏幼子童孫讀余之文，而重惕然也。

通鑑地理通釋序

王應麟

太極肇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附氣，地圍于天者也。而言

地理者難于言天何為其難也日月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郡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是故圖以經之書以緯之仰觀俯察其用一也虞書九共先儒以為九正其篇軼焉傳于今者禹貢職方而止百若山海經周書王會爾雅之釋地管氏之地員呂覽之有始鴻烈之隆形亦好古變奇者所不廢然諸儒之傳注異歷代之區寓殊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荊山之于荊豫梁岐之于冀雍潛在荊州者未見蔡在圻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則書之說異焉還之為營禰之為坭以著為齊地以韓城為涿郡自土之為自杜倭遲之為郁夷騶虞之為梁鄒二南之為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楊紆在冀而爾雅以為秦盧水在濟北而成讀為雷漳水之為潞吳山之為嶽五湖混于具區潁湛列于荊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攷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鄆鄭邑而非鄆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

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酒泉貝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垂葭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荅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碛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為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為大名失矣自盧振廩為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為廬國失矣潘岳賤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皋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葺而誤曰鄧州史記鄧關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戎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郢都白雪誤于郢州東海二疏誤于海州以塗山為會稽以鬻桑為采桑以大別為安豐以東陵為廬江以楚丘為成荃以街亭為南鄭襲訛踵謬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鄧于沛郡皇甫

謚誤商工于濮陽顏師古誤邛都于邛州青衣于嘉州南陵于宣
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艸不知沙苑博見疆志者猶或失之舊
蹟湮沒如濟絕于滎碣石淪于海昆明鑿而鎬京為池隋城立而
漢都為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為秦郡項城
之為秣陵玉門之為會稽尋陽在蕪而移柴桑當塗在濠而寓姑
孰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
之荏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異而同或似是而非不
可謂博識為玩物而不之攷也余聞居觀通鑑將箋釋其地名舉
綱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袁山川參以樂毅王朴之崇論宏
議稽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敘歷代形勢以為興替成敗
之鑿大易設險守國春秋書下陽彭城虎牢之義也河湟復而唐
衰燕代割而遼熾述其事終焉若昔對白題羊腸帝工內黃間松
亭柳河者以該洽見稱今豈無其人乎孤陋寡聞未免闕誤以俟
博雅君子山河不易陵谷屢遷亦以發摭古之一慨云上章執徐

歲橋壯之月王子書通釋後

漢制攷序

王應麟

漢制載于史者先儒攷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攷也嘗謂法始
乎伏羲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
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著于春秋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概有存者
義和桓鬯之賚王命猶重也司徒緇衣之美王官猶賢也祭仲論
京不度過制之城猶未眾也無駭卒始請族世官之弊猶未遠也
泰山有祊則巡守之迹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
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臧儔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
也春秋何為而作乎宰咺歸贈天衷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歟
于獻六羽于稅畝皆曰初于工甲于三軍皆曰作于南門于雉門
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秦作西時臚于郊祀魯惠公請
郊禘史角實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
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奏肆

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穀烝魯不知尚羔禮幾亾矣然名卿大夫
講間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
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解上卿之響柳下季之述
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郟子能言紀官
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
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睹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
懷懷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
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源相續
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于未墜者
豈一人之力哉戰國去籍之餘孟子言井地曰大略言班爵祿曰
間其略言諸侯喪禮曰未學而嘗間若其宏綱不式因略而致詳
推舊而為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大復古譏變古井牧變而
阡陌畿服變而郡縣車乘變而步騎什一變而箕斂佩玉變而帶
劍簋席變而杯案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復

乎是意唯太史公知之于夏殷紀舉孔子正夏時善殷輅卓然見
損益之要指于高帝紀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歎其襲秦
也漢之止于為漢自高帝之襲秦始雖然兩漢之制文中子奚取
焉吁三代遠矣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于書之典誥也郎衛
執戟之用儒生猶近于王宮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
以決大事猶近于外朝之詢眾也牧守有子孫郡國有辟舉庶幾
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庶幾敬臣之意三老掌
教化孝弟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韻亦間見焉是之取爾君
子尚論古之人以為漢去古未遠諸儒佔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
三代舊典而以漢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彝器之
類多以叔孫通禮器制度為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則謂若今某
物及唐儒為疏義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攷蓋自西晉板
蕩之後見間放失習俗流敗漢世之名物稱謂不可攷者况帝王
制作之法象意義乎此漢制之僅存于傳注者不可忽不之攷也

愚少嘗有聞老弗敢墜因紬次爲編以俟後之君子自流滌源三代之禮庶乎其可識矣辛巳夏五子王子序

咸淳臨安志序

潛說友

恭惟聖宋受命奄旬萬方大明中天燿燐自息迺太平興國三年吳越以其地歸我職方氏是歲杭始置守丞建炎陞府遂爲行在所按古志杭舊屬會稽禹于此舍航而陸故名恭聞光堯大駕初臨登郡治中和堂作爲歌詩慨懷夏后氏之烈聖心曠數千百載而神交固有幾于禹蹟之外其亦見夫流風遺俗得過化之所存而有感焉耳嘗試觀之有車船橈楫之蹟故其人至于今忠以勤有苗山封爵功德之會故其人至于今勸于爲善有織貝橘柚之貢故其人至于今知尊君而愛親錢氏生長其間性習自然國三世四王而終不失其臣節迨宋之興也深察夫人心歸德之天如川斯赴莫之能止則一旦決然舍去其固有之業以委命于朝忠懿誠忠矣抑杭之人何莫非忠懿賜天地之間燥溼風雲萬物一

氣杭獨爲天下先者以先王聲教之所漸者遠知帝王正統所在焉故也自時厥後我國家視之如在甸服率選公卿大臣寵綬之豈徒以地大故要必有所甚重者湛恩醲化涵浸滋久益固結而不可解南渡艱難之際旄倪提攜左簞右壺牛酒相屬于道頓首六州之下如見父母誓有殞無貳雖屢更大震撼而莫之變迨用永我命于茲新邑迹是三百年間杭之有功于國家也甚大而祖宗之有德于杭亦深矣開慶羣小誤國召戎一時謀臣或倡異議幾搖根本賴先皇帝蔽自上志獨倚今太傅辯章國公外頓八紘內維九鼎宗廟社稷之靈恃以安寧卒之披攘蒙霧再奠宇宙至今八街九陌歌鼓四時往往相與咨歎不圖復見今日烏乎我理宗有德于杭也不又大歟杭之福諸夏之福也肆皇上克篤前烈宅中圖大不以愚臣爲不肖命殿是邦幸遇朝廷治平年穀屢登浩穰之府化爲簡靜因得以蓋其疵疝暇日視故府闕郡乘或病其漏且舛乃葺而正之增而益之凡爲圖爲表爲志總百卷而冠

以行在所錄尊王室也既成上之天府以備攷數之萬一焉禹貢稱冀州既載釋者謂以貢賤役事載之書其于天子所自治之國謹重固如此九州攸同言歸舊京聖子神孫尚克念我光堯懷禹之志云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兼知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緡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潛說友謹序

馬伏劉氏譜系序

蔡模

唐有氏族志有元和姓纂傳會以求通缺斷而莫之補則無姓不然也蓋古人有姓有氏姓萬世而不改氏三世而一易氏不同而姓同則為族姓不同而氏同則不為族也三代而下有冒姓者有賜姓者有避國諱避患難而改姓者新舊襍沓未易悉推如宋之孔大族也而子孔之後亦為孔然言孔者必出于子姓烏知有姬姓之孔周之劉大族也而堯之後為范氏其處于秦者亦為劉然言劉者必出于堯之姓伊耆又烏知有姬姓之劉今觀雲莊劉氏

家譜其祖系漢楚元王之後劉向之派先世肇居京兆洪都關中至五代時有祖將作監簿公諱幽者與余始祖蔡長官同時率眾入閩至建州建陽縣后山愛其谿山回鬱而原野不治乃引水循太平山之麓以灌田得良疇數千畝遂卜居焉改名馬伏至十一世生金紫公諱懋與文公為忘年友公之子曰燦曰炳俱從文公游盡得性命道德之傳乃先祖西山先生之執友也公之孫欽嘗以圖譜示余余因為序夫譜以敘創承聯族系聯則辨其諱系則辨其分使為子孫者有以攷祖宗開創之迹言行之美為宗族者有以成門戶輯睦之風禮法之業今劉氏積德而族以大本支所以蕃衍也守禮而族以尊閭閻所以顯著也俾口後嗣載觀斯譜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其念哉嘉熙庚子春二月朔序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余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月除浙西大制撫領神皋余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

分二王于閩廣元夕後余所部兵皆聚于富陽朝廷擬除余江東
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
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余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時北兵駐皋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北帥即引董參政以
兵屯榷水敦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余欲召富陽兵入城
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
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于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余
一行國事至此余不得變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廿一日至
皋亭山詰北帥前後失信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
京城百姓留余營中既而呂師孟來余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
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余位于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
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余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
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
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人遣館伴

逼余同往余被逼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
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余俟間還軍苦不
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
舟于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余
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蚤制司人來乃出文
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于我苗不以爲然送余出門勸奔淮西
余謂此北反間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余必感動
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
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
歸從王室余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死道途苦難不
可勝述嗚呼余之得至淮也使余與兩淮合北人懸軍深入犯兵
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
困頓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余至通間二王建元帥府于永嘉
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

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屩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時德祐二年閏月日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序

王柏

通鑑綱目之惠後學久矣李果齋後語曰著書之凡例立言之異同附列于其後然有是言也而未見是書也五十有餘年莫有知其詳者未嘗不撫卷太息遐想于斯焉噫麟筆絕而史法壞司馬公鑑古託始三侯之僭命自是權謀變詐之習益深坑師滅國干統夷族相迹而奔興廢離合轆轤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其端如毛朱子推絜矩之道寓權衡之筆大書分注自相錯綜以備經傳之體史遷以來未始有也苟非發凡釋例一以貫之則述作之意孰得而明勸懲之意孰得而辨而大經大法所以扶天倫遏人欲修百王之軌度為萬世之準繩者何以見直書不隱之實是豈尋行數墨彊探力索者所得其彷彿哉宜後學之所大恨也一日觀訥齋趙公文集間有考亭往來書問乃知綱下之目蓋屬

筆于訥齋而昔未之間訥齋曰凡例一冊已鈔在此信乎果有是書也塵編將發影響自露及因上蔡書堂奉祠謝君作章為趙之嫻力屬其訪問曰嘗毀于水而未必存越一年始報曰凡例幸得于趙君與巒錄以見授如獲天球宏璧復得儗軒趙公本參校互正遂成全書今諸本所刊序例即此凡例之序也其後列十有九門總一百三十有七條凡下有目目下有類正統無統之分甚嚴有臯無臯之別亦著或君其王或主其帝或以盛書或以僭書或以得失書或以更革建立書有以自為自稱書者有以賢否用舍書者有以可戒可法書者有以示疑著偽書者或著刑臣有功之始或著刑臣與政之始或著外家與政之始征寇誅殺之不同薨殂卒死之有異條分縷析駭嚴謹治亂躍如也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不見其筆削之迹正以無凡例之可證朱子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非夫子之為也今綱目之凡例乃朱子之所自定其大義之炳如者固一本于夫子至若曲筆亂紀隱隱匿情

有先儒之所未盡者悉舉而大正之蓋深以邪說橫流誠有甚于
洛水猛獸之害有不可辭其責朱子亦謂綱目義例益精密亂臣
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開歷古之羣蒙極經世之大用謂之續春
秋亦何媿焉吁朱子之書流行天下無有遺者獨此一卷晦迹既
久殆將湮淪不廣其傳則讀是書者終無識疑而辨惑遂鉉梓于
稽古堂與同志共之有宋咸淳乙丑正月望金華王柏書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牟 獻

儒有環堵自處貧不願仕啜菽飲水以事其親誦詩讀書以誨其
子嘯歌一室俯仰千古亦足以樂而無求矣然吾不斲人之已知
而人之知之者有不能已焉此昔人所以為親捧檄而動色也節
孝徐公后山陳公服勤勞忍貧苦堅志節惟母是養此豈有意于
知而諸公知之朝廷知之節孝由望江簿教授山陽后山起布衣
教授潁川節孝家山陽后山家徐徐穎相望也所以處兩公者如
其所自處故能內全其性分之樂外忘其富貴之誘時為歌詩以

見其志節孝之崛奇后山之高簡徒詩乎哉吾友張君剛甫蔣忠
文公之外諸孫也性直而溫學博而約詩雅而麗眾譽翕然而余
深敬其事親有篤行自其慈闈微恙未嘗一日去左右湯液之調
護寒暖之節制寢興之扶掖率皆任其勞積數年不少懈尤人情
所難者前當仕越懷其牒固謝不往甘貧數學以助甘旨而詩日
益多感時物詠性情非以求知也蓋其思慕節孝后山者如此他
日諸友相與言如剛甫之躬執苦勤盡心奉養可無三釜少報其
意乎間者用為廣德學正距家最近不減山陽穎川而皆有取于
學待剛甫不薄矣可以出矣至是諸友交賀且責其行親為喜彊
加餐遠近皆載酒賤詩走西郊以饒余謂剛甫是行親意也况葯
房翁屢薦不售發聞宜在子行矣勉之是邦風俗淳厚想側聞高
行董善良而興遜順者已相尋于河汭之間親悅而友信怡然其
春盡攬山川之美而賤之儻以寄我丁酉二月朔序

蔡氏諸儒言行錄序

劉應李

道以得聖賢而明聖賢以應期而生夫聖賢之生于世也譬諸嘉穀之需于民也民無嘉穀日會無需聖賢不出吾道晦而不明是故天必應期而生之以明道救時也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余居邑西永忠里之麻沙者東陽之勝地也清淑之氣磅礴鬱積高壓雲霄而人才疊出有曰首陽居士蔡君諒守信者生焉君以紹聖四年由鄉貢入官太學以文行名是生牧堂先生牧堂隱身不仕當時景仰是生西山先生隱居顯慶堂杜門著書為時大儒紹興間遇朱文公于五夫而師之文公不受為弟子但與對榻討論諸經奧妙之處紹熙壬子文公遷居考亭西山移于后山所居相近往來益密吾道大明如日中天士生此時何其幸哉西山生節齋復齋九峯三先生親炙父師之教剛毅有守同余先公游于雲谷西山之下以相師友余亦得私淑以善其身節齋生素軒九峯生覺軒久軒靜軒之四先生者相與攷德問學以承先志修身慎行以淑後人正橫渠氏所謂將昌將大者于是而驗

矣昔先聖孔子自叔梁紇至子思子四世以心學相授受今觀蔡氏亦然以蔡比孔雖有聖賢等差以道統相傳論之實與之異代同軌余友蔡君希清家多遺稿余徧讀之皆文公西山二先生之往來疏書論序久軒先生之章疏誥命與夫牧堂節齋復齋九峯素軒覺軒靜軒諸先生之格言善行但朽爛不純甚矣不克徧錄姑撮全文可垂後世者名曰蔡氏諸儒言行錄使後之觀是錄者足以見諸先生之心學相傳固不可泯而其有功于吾道有益于來學豈小補哉希清曰信乎是錄之出將益光昭諸先公之言行于無窮固吾子孫所當佩習而服膺者也烏可宴安怠惰以失先人之志乎嗚呼若西山先生之道德高風足以師襄百世文肅公之文章事業足以黼黻皇猷尤為後人之所欽仰有不待言而顯者顧其碩德不可不揄揚而張大之使後學有所矜式享膺有所法守是余纂錄之意歟

